

**圖書館日誌**

**東海大學圖書館日誌--民國六十七年 1 月至 4 月**

流通組 謝鶯興

1 月 17 日，《簡訊》刊載化學系梁碧峰教授贈送圖書館外文科技方面圖書共計 81 冊。

1 月 17 日，《簡訊》刊載圖書館公告學生寒假借書規定。

按：學生寒假借書規定如下：

1. 元月 22 日下午 2 時至 26 日下午 5 時止為寒假借書時間，逾期不受理。

2. 每人限借 5 本，一次辦理，已辦理寒假借書者，不得再借任何書籍。

3. 寒假借書，應於下學期註冊時或以前還清。

4. 留校學生於元月 27 日起可憑訓導處留校名單隨時辦理借書。

1 月 22 日，下午 3 時 10 分，美國佛羅里達州眾議院議長塔克 Donald Tucker 參觀圖書館。

按：1 月 24 日《雙週刊》刊載，美國佛羅里達州眾議院議長塔克 Donald Tucker 一行二人，由外交部官員陪同，於元月 22 日下午 3 時 10 分訪問本校，由陳賢芳教務長代表謝校長接待，除參觀校園各院系及圖書館外，並參觀農牧場。本校優美環境使貴賓留下深刻印象。

1 月 27 日，66 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項統計完成。

按：此項統計自 66 年 9 月 14 日至 67 年 1 月 26 日止，除去國定假日，全學期以 18 週計算，內容如下：

新書增加數量：2549 冊。

	買	贈	共計
中文	615	933	1548
外文	633	368	1001
總計	1248	1301	2549

已編目之冊數(包括期刊合訂本)

中文	840 冊
外文	1800 冊

共計	2640 冊
----	--------

參考詢問題：174 題

耳機使用次數：1952 次

複印總張數：187486 張

平均每月	41663 張
最高每月	59790 張(67 年 1 月)

期刊借出複印數：517 冊次

進出總人數：260428 人次

平均每週	14468 人
平均每天	2066 人
最多人數天	3342 人(66 年 11 月 28 日)

填發催還借書通知共計：5403 份

館際互借：

	借出	借入
書籍	28 冊	10 冊
複印	101 篇	153 篇

指定參考書：

全部課程總數	432 種
指定課程數	82 種(百分比：19)
全部指定冊數	894 冊
借閱次數	2267 次
全部授課教師人數	247 人
設有指定參考書人數	58 人(百分比：23)

書籍借貸總數：57732 冊

學生寒假借書數：4504 冊

兩共：62236 冊

中文：50406 冊

外文：11830 冊

平均每週	3458 冊
平均每天	494 冊

最高冊數天	1122 冊(66 年 9 月 19 日)
-------	-----------------------

本年學生總人數：4696 人

日校生	3313 人
夜校生	1383 人

書籍借貸分類統計(中外文合計)

	教職員	學生	共計
總類	76	1544	1620
哲學	134	4189	4323
宗教	131	1146	1277
社會科學	667	11280	11947
語言學	54	479	533
自然科學	515	5214	5729
應用科學	309	6856	7165
藝術	157	2888	3045
文學	902	14700	15602
史地	542	5949	6491
總計	3487	54245	577732

教職員與學生借書比例約為：1 比 17

夜校生與日校生借書比例約為：1 比 8

日校生每人平均借閱冊數：18

日夜校生合計每人平均借閱冊數：13

新生訓練：為期 2 週，共 38 班，約九百餘人次

1 月 27 日，完成「東海大學圖書館參考組作業概況」。

按：參考組作業概況內容如下：

本館參考組已成立六年，目前仍在發展階段。日常參考諮詢工作由參考組與期刊組共同負責，共有六位專業館員。工作採輪班制度，所以凡是開館時間(每週 96 小時)，都有館員來答覆讀者提出的參考問題。

參考資料約略分成四大類：1. 中文參考書(兩千餘冊)；2. 西文參考書(兩千餘冊)；3. 小冊子，學校概況及本校大學部與研究所的畢業論文；4. 官書(196 種)。

工作內容主要分成四大項目：

1. 參考諮詢

答覆讀者的各種諮詢，協助讀者尋找參考資料，並負責溝通讀者與圖書館之間的各項意見。回答方式以口頭與電話方式。對讀者所提的參考問題，首先予以分析，利用參考書來幫助讀者解決問題，若有不能立刻解答的問題，就請讀者留下信箱號碼，等找到後再將答案送上。此外，我們每天將參考問題記下，連同其解答的途徑與方式均詳細記錄，一則可以知道讀者有那些問題，另一方面可以知道本館所缺乏的參考資料。

## 2. 館際互借

本館缺乏的資料，以館際借閱及複印來滿足讀者的需要，由館員代為查詢及申請使用館際互借，據統計以教授及研究生居多。

## 3. 指定參考室的管理

在參考室附設指定參考室，由參考組館員指導，請工讀同學負責實際的作業，開放時間和開館時間相同。每學期初由任課教授開列指定書籍，平時不准外借，只允許隔夜借閱。另外，指定參考室備有錄音機及耳機的裝備，讓讀者用錄音帶來加強英、日、德、西等語文及淺易的文學作品。

## 4. 簡介圖書館

對新到的教員、學生簡介圖書館。第二學期進一步由期刊參考館員介紹一般性參考書的使用方法，詳細情形由曾雅雲小姐說明。此外，由館員輪流作專題書籍或資料的展覽，配合節令，時事作 3 至 4 週的展覽。

註：所有統計資料參閱 66 學年度上學期(66 年 9 月 14 日至 67 年 1 月 26 日)所做之數字統計表。

2 月 21 日，《雙週刊》刊載圖書館公告學生補辦借書證規定(67.02.21)。

按：學生補辦借書證規定如下：

1. 尚未辦理借書證同學，請於 3 月 1 日至 3 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2 時至 7 時補辦借書證。

2. 請帶學生證及二吋最近半身脫帽照片一張於規定時間內至出納台辦理，逾期不受。

3 月，《東風》第 47 期陳守國〈東海一般學生對於東海之看法與意見〉專欄，刊載同學對圖書館藏書情形的意見。

按：對圖書館的意見內文如下：

關於圖書館的問題，在《東風》第 45 期曾作過全面的探討，在本期不擬多作說明，僅重申幾點建議：

1. 本校圖書館的開架-式不容輕易廢棄，這個制度是國內首創，亦為他校所讚譽的。開架式是對師生的尊重，也希望大家自重。

2. 榮推會曾在上學期展列了遭破壞的書籍，當大家目睹我們精神食糧遭受如此毀壞時不知有何感觸？圖書館對於書籍的增購是一個問題，而如何維護又是一個大問題，希望大家能發揮道德心，為自己也為別人，好好地善用書籍吧！

3. 同學借書期間兩個禮拜，逾期受罰。教授借書時間為一學期，但若不還對其亦無可奈何。據悉本校有些老師一次借書一大袋子，超過數倍的時間亦不還，甚至於有些書已逾十數年尚未還者。老師作學術上的研究，一學期的時間不算太長，但若是非常有價值的書可以考慮私購，僅供參考的話更應即時歸還以利流通，一本好書是很多人需要的。在此我們只能沉痛的呼籲師長們多為大家想想。

4. 每位同學都有權利建議圖書館購買那些書籍，似乎同學並沒有善盡這項權利。各系亦可運用其圖書經費購買書籍，有一個現象很普遍地存在著，即在年度終了不願放棄這筆經費而草草列些書目，我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現象。另外有些教授所建議之書籍的語文並非很普遍的，例如我們常可以翻到日文的學術書籍，但是東海既無日文系，又少學生對日文精通至可以看得懂這類書籍，那麼它的價值就會打一個折扣。我們不否認這類書的價值，但是若能增購一些多數人需要的書籍是否更好呢？

東海自人數增多後，藏書並沒有按比例顯著的增加，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要知道圖書館是一座大學精神所在，是學生知識的補給庫，如何提高圖書館的質與量是努力的方向。

3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胡副館長參加於淡江學院城區部圖書館舉行的「館際合作組織八所院校圖書交換小組 67 年度上半年會議」。

4 月 10 日，《大度風》第 5 期(第 3 版)刊載陳縱「再論圖書館的壞現象--談教職員的借書問題」。

按：「再論圖書館的壞現象--談教職員的借書問題」內文如下：

東海圖書館的優越，是我們明白的；東海圖書館的開架制度，是全國大專院校中的率先採用的，其中十五萬多冊的藏書，已經直接或間接的培育了許許多多的東海校友，使他們具有更完好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十多年來東海由於實際的需要，擴大招生，量的遽增下多少也影響了質的變化，也難免充斥各類份子。而言些變化中竟使這個優良的制度，漸漸的受到損害，一如潔白的牆壁，產生了裂縫，且有越裂越大的趨勢。

根據圖書館每四、五年一次的圖書大清點，丟書比例從千分之三升到千分之三點八。為什麼會有這種壞現象呢？似乎為了維持這個制度的完整，為使其能繼續發揮功效，圖書館應該訂立幾種防患和懲罰的辦法，來對付偷書、割書、書上劃線、做記號、期刊閱後不歸原位的同學。但現在有一個更嚴重的事實：就是教職員的借書問題，包括：1. 借書期限過長，2. 借書逾期不受罰款，3. 借書逾期屢催不還。

一個圖書不與學生人數成比例增加的圖書館，絕對不是一個好的圖書館，尤其一個大學的圖書館。東海大學圖書館閱覽借書規則第四條規定：大學部學生借書期限為兩週；第六條規定：借書逾期一日每冊罰款新台幣一元。這是防患學生的辦法，是維護一個優良制度所必備。學生如果藉故不還，學期初時，便不能完成註冊手續，這種制裁的辦法，令人無所遁形。

上學期我們曾刊載了 65 學年度教職員借書尚未還清之人數冊數，共有 81 位，549 本，不還達 20 本以上為 8 人，其目的乃是希望藉由公佈，促進圖書館的完善。我們堅認：借書不還與變相竊書沒什麼兩樣。這應是一個身為教育工作者所不能做的事，這也有損於師長的尊嚴。但根據 66 年度上學期的統計結果尚未還清之人數冊數共有 109 位，704 本，不還者中 10 本到 20 本，有 9 位，20 本以上有 10 位，最高仍有一百多本。顯然我們的努力，並沒有達到效果。

增多的現象，是表示什麼呢？沒有時間續借？還有參考的需要？買不起？或者其它？職員借書不還又是什麼道理呢？進修？疏忽？珍藏？還是什麼？我們把所有的理由都想盡了，但我們認

為：沒有一個是合理的，沒有一個是令人信服的，也沒有一個可以忍受。

這是公共的財產，這是大家繳費共同購買的書籍，是屬於大家的，誰，也沒有權利；誰，也沒有理由長期擁有。它僅僅供我們參考之用，絕不是長期擺在私人的書架上，否則，當你在架上看見這些書，你會有什麼感想呢？

教員們如果長期需要參考，表示其具有教學或研究目的，應該自行購置。學生上課尚需購買課本，難道講授的人反而買不起嗎？上學期竟有一位老師借了自己課程需要的一本書，學生到圖書館預約該書，圖書館依規定通知這位老師歸還，可是這位老師拿了這本書來到圖書館竟說，這書他還需要，要求圖書館轉告這位學生自己去買。這是事實，也是令人痛心的事實，老師不買書，反要學生去買。

另外，有些助教也仗著教職員身份，長期借書圖利他人，這是相當令人鄙視的行為，難道不明白圖書是公共取閱的東西嗎？如果這些助教，是東海的畢業生，那更是東海的恥辱，教育的成果何在？我們覺得羞愧。

校方有制裁學生的方法，但卻一直沒有制裁教職員的方法。我們認為：對於借書不還或逾期還書者應有有效的防患措施，甚且教職員應該和學生享受相同的權利及義務，借書期限為兩週。據瞭解：此種決議必須由各院院長、系主任等組成的圖書委員會通過才能實行，但每次提議皆不能獲得表決，不知各委員所持又是何種理由？我們希望聽一聽反對此決議的委員們的「理由」是否令人心服，但請逾期未還的教職員，先在期中考前還書。

4月12日，美國新聞處借圖書館舉行管理科學書籍巡迴覽(見《校史》)。

按：4月10日上午10時10分，高館長於行政會議報告：美國新聞處函借本館閱覽室舉行管理科學書籍巡迴展覽，為期兩天(4月12、13日)。

4月17日，上午10時10分，行政會議討論圖書館藏書時有發現久借不還情事，影響書籍流通，工作人員亦感困擾。會中商定請由該館擬訂辦法提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嚴格執行，藉以改善。

館務工作

2009 年 1 月流通量統計表--人次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 月 1 日	0	0	47	7	28	82
1 月 2 日	72	135	69	12	5	293
1 月 3 日	85	70	61	15	10	241
1 月 4 日	86	69	107	31	29	322
1 月 5 日	376	325	143	36	11	891
1 月 6 日	293	444	99	30	27	893
1 月 7 日	281	356	60	31	39	767
1 月 8 日	241	293	80	18	3	635
1 月 9 日	248	314	72	23	10	667
1 月 10 日	145	262	55	16	10	488
1 月 11 日	100	125	58	21	7	311
1 月 12 日	206	252	101	20	14	593
1 月 13 日	183	292	65	18	21	579
1 月 14 日	187	269	38	20	15	529
1 月 15 日	226	328	27	19	14	614
1 月 16 日	306	445	36	12	11	810
1 月 17 日	0	0	4	5	12	21
1 月 18 日	0	0	7	4	5	16
1 月 19 日	96	503	7	10	9	625
1 月 20 日	82	103	2	11	11	209
1 月 21 日	69	72	2	8	25	176
1 月 22 日	78	73	0	12	7	170
1 月 23 日	74	58	0	11	11	154
1 月 24 日	0	0	0	2	35	37
1 月 25 日	0	0	0	4	5	9
1 月 26 日	0	0	0	5	1	6



1月27日	0	0	0	4	2	6
1月28日	0	0	0	1	4	5
1月29日	0	0	0	4	2	6
1月30日	0	0	0	5	2	7
1月31日	0	0	0	5	5	10
總計	3434	4788	1140	420	390	10172

## 2009年1月流通量統計表--冊數統計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日期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取消預約	合計
1月1日	0	0	135	13	29	177
1月2日	208	333	219	16	7	783
1月3日	237	198	185	19	13	652
1月4日	325	200	324	49	32	930
1月5日	1066	961	460	48	15	2550
1月6日	847	1084	307	53	27	2318
1月7日	881	811	126	43	43	1904
1月8日	704	778	208	25	5	1720
1月9日	765	789	226	34	11	1825
1月10日	430	570	165	20	11	1196
1月11日	357	328	183	31	7	906
1月12日	652	657	302	27	15	1653
1月13日	614	710	180	22	23	1549
1月14日	543	641	100	31	17	1332
1月15日	714	828	79	36	14	1671
1月16日	1164	1147	104	20	12	2447
1月17日	0	0	11	8	13	32
1月18日	0	0	27	9	6	42
1月19日	436	1107	26	12	11	1592
1月20日	303	345	8	22	16	694

1 月 21 日	321	254	11	10	26	622
1 月 22 日	313	223	0	20	7	563
1 月 23 日	419	255	0	17	11	702
1 月 24 日	0	0	0	5	38	43
1 月 25 日	0	0	0	5	5	10
1 月 26 日	0	0	0	5	1	6
1 月 27 日	0	0	0	9	3	12
1 月 28 日	0	0	0	2	4	6
1 月 29 日	0	0	0	8	2	10
1 月 30 日	0	0	0	10	2	12
1 月 31 日	0	0	0	10	6	16
總計	11299	12219	3386	639	432	27975

2009 年 1 月流通量統計表--讀者身份

館長室 王鑫一製

身份	借書	還書	續借	預約	合計
專任教師	81	62	62	11	216
助教	25	14	8	5	52
數學系專任教師	1				1
職員	80	67	29	10	186
兼任教師	21	30	10	1	62
附設.實習.計劃人員	17	12	9	7	45
退休人員	13	6	2		21
博士班學生	66	66	64	9	205
碩士班學生	452	583	239	61	1,335
學士班學生(日)	2,166	3,163	545	250	6,124
學士班學生(2)	12	7	1	2	22
學士班學生(進修部)	116	155	38	7	316
準研究生					0
特別生	6	14	2		22

志工					0
中部聯盟館師生甲組	13	28			41
中部聯盟館師生乙組	16	23			39
中部聯盟館師生丙組	7	8			15
私立綜合大學合作館					0
臺灣大學圖書館					0
傅斯年圖書館研究人員					0
校友	1	1	3		5
捐贈者 3					0
捐贈者 6					0
捐贈者 8					0
工工系教職員工	1	1	1		3
工工系研究生	27	44	19	6	96
工工系大學部學生	47	58	11	10	126
政治系教職員工	2		2	1	5
政治系研究生	29	42	23	1	95
政治系大學部學生	75	134	20	9	238
公行系教職員工	2	2			4
公行系研究生	19	36	22	6	83
公行系大學部學生	56	113	12	11	192
會計系教職員工					0
經濟系教職員工	4	1	1		6
經濟系研究生	2	4	5		11
經濟系大學部學生	77	113	17	13	220
採購組通知					0
未定義					0
其他					0
總計	3,434	4,787	1,145	420	9,786

2009 年 1 月流通量統計表--單位借閱排行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1	中國文學系	1262	351	1613
2	社會學系	784	312	1096
3	歷史學系	889	203	1092
4	社會工作學系	622	210	832
5	外國文學系	426	152	578
6	日本語文學系	453	102	555
7	政治學系	390	127	517
8	哲學系	384	123	507
9	法律學系	363	121	484
10	美術學系	340	123	463

2009 年 1 月圖書借閱排行榜

館長室 王鑫一製

排行	預約次數	書刊名	登錄號
1	5	墨水心	C425459
2	3	New TOEIC 新多益破題解析	C472746
2	3	Q&A	C474658
2	3	我所看見的未來	C472486
2	3	姊姊的守護者	C450484
2	3	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	C474890
2	3	偷書賊=The book thief	C474835
2	3	第十三個故事	C473691
2	3	統計學 96~94 年試題詳解.I	C467861
2	3	園藝概論	C223641
2	3	隱字書	C474858
1	5	墨水心	C425459
2	3	New TOEIC 新多益破題解析	C472746

## 統計與分析

## 流通組 2009 年 1 月份新書移送統計暨分析

流通組 謝鶯興

## 一、元月份各館新書移送的資料暨分析

2009 年 1 月份經手處理的新書，仍以各館(含總館的各組室、管院分館、各單位系所圖書室、專案研究)的新書移送、新書上架與撤架等二種表格統計，並略為分析各表所呈現的狀況，以為採購與典藏的參考。

各館新書移送表(2009.01.01~2009.01.31)

	書籍	光碟	總計
總館	一般書庫 947	72	1019
	特藏室 85	0	85
	參考室 43	25	68
	電子教學室 2	2	4
	期刊組 2	0	2
	中文書遺失報賠		9
	總館 8	1	
	教師著作展示區 2	0	2
	通識中心回館 246	0	246
	專案借書回館	0	19
	歷史系丘為君老師 1		
	外文系 Serge Deryer 14		
	外文系 Sablotny 4		
中文系圖	156	0	156
歷史系圖	4	52	56
哲學系圖	45	0	45
宗教所圖	47	0	47
經濟系圖	13	0	13
美術系圖	127	1	128
諮商中心	4	6	10
軍訓室	63	0	63

衛保組	0	25	25
專案借書	通識中心王定村老師 11	0	40
	社會系陳美華老師 11	0	
	外文系廖敏旬老師 18	0	
			總館 1454
			各系圖 583

1 月份總館(包括各系所單位回送總館之書)加上各系館的新進書刊資料總計 2037 本。總館新進 1454 本，佔全數的 71.38%。若扣除「中文書遺失報賠」9 本，「通識中心回館」246 本「專案借書還館」19 本，實際僅有 1180 本，則佔全部新進書刊資料的 57.93%，與各系館 583 本的 28.62%，約為 2.02：1。僅計算總館「一般書庫」(不含光碟)947 本，佔全部新進書刊 2037 本的 23.81%，與各系館的 46.49%，約為 1.62：1；若計算「一般書庫」與「特藏室」(皆不含光碟)共 1032 本，則佔 50.66%，與各系館的比例則為 1.77：1。

總館新進光碟，分別是：「流通櫃枱」72 片，「參考組」25 片，「電子教學室」2 片，「遺失報賠」1 片，合計 100 片，佔 4.91%。各系所單位圖書室的光碟合計 84 片，佔全數的 4.12%，以「歷史系圖」的 52 片最多，佔 2.55%；「衛保組」的 25 片居第二，佔 1.23%。

「專案研究借書」有 40 本(無光碟)，佔 1.96%，以外文系廖敏旬老師的 18 本佔 0.88%最多，其次是通識中心王定村老師及社會系陳美華老師的 11 本各佔 0.54%。

若僅以「一般書庫」、各系圖與「專案研究借書」的新進書刊來看，「一般書庫」947 本，「四樓特藏室」85 本，各系圖合計 543 本，「專案研究借書」40 本，總計 1615 本。「一般書庫」佔 58.64%，「四樓特藏室」佔 5.26%，各系圖佔 33.62%，專案研究借書佔 2.48%。總館(一般書庫與特藏室的和)比各系圖總和多了 489 本，30.28%，二者比率為 1.90：1；若和各系圖加上專案研究借書的總和相比，則多了 449 本，27.80%，約為 1.77：1。顯現 1 月份的新進書刊，總館(含「一般書庫」及「四樓特藏室」)遠多於各系圖。

## 二、元月份新書上架撤架表暨分析

元月經手處理的中、西文新書，屬於總館的，即進行分類後陳列展示，

每批新書展示與撤架的日期、數量，使用(或外借)的數量及比例，表列如下：

元月份新書上架撤架一覽表(01.01~01.31)

日期		分類	總類	一百類	二百類	三百類	四百類	五百類	六百類	七百類	八百類	九百類	合計
中文書	第一次 01/02   01/09	上架	5	20	2	13	27	37	7	16	80	12	219
		撤架	1	5	1	4	2	18	2	8	22	6	69
		使用	4	15	1	9	25	19	5	8	58	6	150
		%	80.0%	75.0%	50.0%	69.2%	92.6%	51.4%	71.4%	50.0%	72.5%	50.0%	68.49%
	第二次 01/09   01/16	上架	121	6	3	8	20	20	2	3	15	22	220
		撤架	120	2	3	8	17	18	1	1	13	19	202
		使用	1	4	0	0	3	2	1	2	2	3	18
		%	0.83%	66.7%	0%	0%	15.0%	10.0%	50.0%	66.7%	1.33%	13.6%	8.18%
	第三次 01/16   至 02/11	上架	3	25	2	28	57	55	3	16	61	11	262
		撤架	1	7	1	17	26	33	3	7	31	7	133
		使用	2	18	1	11	31	22	0	9	30	4	129
		%	66.7%	72.0%	50.0%	39.3%	54.4%	40.0%	0%	56.3%	49.2%	36.4%	49.24%
中文總上架			129	51	7	49	104	112	12	35	156	45	701
中文總撤架			122	14	5	29	45	69	6	16	66	32	404
中文總使用			7	37	2	20	59	43	6	19	90	13	297
中文總比率			5.43%	72.6%	28.6%	40.8%	56.7%	38.4%	50.0%	54.3%	57.7%	28.9%	42.37%
西文書	第一次 01/10   至	上架	4	6	3	53	0	30	37	18	12	6	168
		撤架	4	4	3	53	0	28	37	11	12	0	152
		使用	0	2	0	0	0	2	0	7	0	6	14

	02/11	%	0	33.3	0	0	0	6.67	0	38.9	0	100	8.33
			%	%	%	%	%	%	%	%	%	%	%
西文總上架			4	6	3	53	0	30	37	18	12	6	168
西文總撤架			4	4	3	53	0	28	37	11	12	0	152
西文總使用			0	2	0	0	0	2	0	7	0	6	14
西文總比率			0	33.3	0	0	0	6.67	0	38.9	0	100	8.33
			%	%	%	%	%	%	%	%	%	%	%
光 碟	01.02		0	0	0	8	1	0	0	0	8	1	18
	01.09		0	0	0	6	0	1	0	1	0	0	8
	01.16		0	1	0	15	3	2	0	0	15	0	36
	總計		0	1	0	29	4	3	0	1	23	1	62

由上列表格明顯看出，一月僅有中文新書展示三次，西文新書展示一次，無日文新書的展示。

光碟入庫典藏有三次，總數計 62 片，以三百類的 29 片佔 46.77% 最多，八百類有 23 片佔 37.10% 居次，四百類有 4 片佔 6.45% 為第三。

中文書計展示三次，撤架三次，第一次為 1 月 2 日至 9 日，上架 219 本，撤架剩 69 本，使用(或外借)150 本，比率為 68.49%。第二次為 1 月 9 日至 16 日，上架 220 本，撤架剩 202 本，使用(或外借)18 本，比率為 8.18%。第三次為 1 月 16 日至 2 月 11 日，上架 262 本，撤架剩 133 本，使用(或外借)129 本，比率為 49.24%。

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 129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率為 5.43%；一百類 51 本，使用(或外借)37 本，比率為 72.6%；二百類 7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28.6%；三百類 49 本，使用(或外借)20 本，比率為 40.8%；四百類 104 本，使用(或外借)59 本，比率為 56.7%；五百類 112 本，使用(或外借)43 本，比率為 38.4%；六百類 12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率為 50.0%；七百類 35 本，使用(或外借)19 本，比率為 54.3%；八百類 156 本，使用(或外借)90 本，比率為 57.7%；九百類 45 本，使用(或外借)13 本，比率為 28.9%。

就中文書的採購來看，以八百類的 156 本為最多，佔全部中文書的 22.25%(使用或外借為 57.7%)；其次為總類的 129 本，佔 18.40%(使用或外借為 5.43%)；五百類的 112 本居第三位，佔 15.98%(使用或外借為 38.4%)；



四百類的 104 本居第四位，佔 14.84%(使用或外借為 56.7%)；此四大類進館的總數皆超過 100 本。

就各大類的使用(或外借)比率來看，以一百類的 51 本使用(或外借)37 本，比率為 72.6%為最高；八百類的 156 本使用(或外借)90 本，比率 57.7%居次；四百類的 104 本使用(或外借)59 本，比率為 56.7%居第三；七百類的 35 本使用(或外借)19 本，比率為 54.3%居第四；六百類的 12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率為 50.0%居第五。此五大類的使用量(或外借量)皆超過五成，亦遠超出中文書總借書比率(42.37%)，可看出讀者對於中文書的使用偏向。

西文書展示一次，撤架一次，為 1 月 10 日至 2 月 11 日，上架 168 本，撤架剩 152 本，使用(或外借)14 本，比率為 8.33%。

各大類的借書比率：總類 4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一百類 6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33.3%；二百類 3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三百類 53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四百類 0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五百類 30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6.67%；六百類 37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七百類 18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率為 38.9%；八百類 12 本，使用(或外借)0 本，比率為 0%；九百類 6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率為 100%。

就西文書的採購來看，以三百類的 53 本為最多，佔全部西文書的 31.55%(使用或外借為 0%)；其次為六百類的 37 本，佔 22.02%(使用或外借為 0%)；五百類的 30 本居第三位，佔 17.86%(使用或外借為 6.67%)；此三大類進館的總數皆超過 30 本。

就各大類的使用(或外借)比率來看，以九百類的 6 本使用(或外借)6 本，比率為 100%為最高；七百類的 18 本使用(或外借)7 本，比率 38.9%居次；一百類的 6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33.3%居第三；五百類的 30 本使用(或外借)2 本，比率為 6.67%居第四。此四大類皆有使用(或外借)的記錄，可看出讀者對於西文書的使用及偏向。

### 三、結語

1 月份的新書展示計有 869 本，若僅統計 1 月份的新進書籍，總館一般書庫與各組室合計 1079 本(光碟 100 片、中文書遺失報賠 8 本、通識中

心回館 246 本、專案借書回館 19 本不計)，而一般書庫有 947 本，與各系圖(含光碟)加上專案借書合計 583 本，多了 364 本，若加上四樓特藏室的大陸出版品 85 本與參考組的 43 本中西文參考書，則多了 492 本，顯示 1 月份總館新書與各系圖新書為 1.85：1，可看出開學迄今各系圖所採購的書籍仍是相對地減少。

### 96 學年總館與各系圖(採用 T2 連線)之 借書人次、冊次及各館藏量統計

流通組 謝鶯興製

延續上個月(元月)對於 97 學年第 1 學期所做的「校內採用 T2 系統連線作業」的系所單位圖書室，每月借書的人次、冊次統計表，現將 96 學期上、下兩學期的統計彙整成兩個表，藉以呈現使用的狀況。

#### 一、上學期(2007 年 8 月 1 日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的借書統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各館總量
總館	借書人次	1147	3494	5997	6251	6172	4881	27942
	借書冊次	4299	11103	17201	16915	17326	15032	81876
中文系	借書人次	51	303	582	634	638	456	2664
	借書冊次	185	633	1128	1242	1358	1122	5668
歷史系	借書人次	10	127	200	210	251	148	946
	借書冊次	22	217	332	359	450	282	1662
哲學系	借書人次	21	165	262	282	257	190	1175
	借書冊次	36	325	503	523	525	423	2335
宗教所	借書人次	2	9	7	5	17	6	46
	借書冊次	9	29	13	8	30	9	98
數學系	借書人次	5	36	27	37	41	24	170
	借書冊次	5	73	45	80	63	43	309
工工系	借書人次	0	1	2	1	3	5	12
	借書冊次	0	1	3	1	12	7	24
企	借書人次	4	0	18	34	42	72	114

管系	借書冊次	7	0	26	74	72	16	195
	借書人次	2	6	107	111	123	32	381
會計系	借書冊次	2	13	144	153	171	41	524
	借書人次	0	4	16	16	8	13	57
統計系	借書冊次	0	9	18	18	12	17	74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財金系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借書人次	2	23	57	39	41	26	188
經濟系	借書冊次	2	33	80	52	66	39	272
	借書人次	1	36	139	154	124	98	552
政治系	借書冊次	2	61	258	332	276	219	1148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社工系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借書人次	0	1	8	7	9	3	28
行政系	借書冊次	0	1	8	19	24	7	59
	借書人次	24	46	77	58	67	67	339
師培中心	借書冊次	63	122	195	136	125	163	804
	借書人次	0	4	12	9	12	9	46
公行專班	借書冊次	0	12	20	15	25	16	88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餐旅系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借書人次	0	104	220	216	215	171	927
美術系	借書冊次	0	210	414	414	387	370	1795
	借書人次	1269	4359	7731	8062	8019	6145	35585
總計	借書冊次	4632	12842	20115	20341	20922	17837	96689

## 二、下學期(2008年2月1日至2008年7月31日)的借書統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各館總量
總	借書人次	2068	6275	6364	6817	6872	1486	29862

館	借書冊次	6817	17624	16744	18677	18622	5627	84111
中文系	借書人次	191	564	644	718	582	68	2767
	借書冊次	418	1085	1254	1500	1266	234	5757
歷史系	借書人次	69	259	226	309	254	13	1130
	借書冊次	146	456	395	595	480	40	2112
哲學系	借書人次	90	258	338	347	267	43	1343
	借書冊次	167	470	710	676	561	110	2694
宗教所	借書人次	3	7	8	6	5	1	30
	借書冊次	7	10	12	9	14	1	53
數學系	借書人次	10	40	31	35	23	6	145
	借書冊次	15	74	68	59	34	10	260
工工系	借書人次	1	3	4	5	3	4	20
	借書冊次	2	5	6	6	5	5	29
企管系	借書人次	0	55	62	72	22	0	211
	借書冊次	0	98	115	139	39	0	391
會計系	借書人次	9	173	173	227	119	4	705
	借書冊次	13	243	235	312	160	7	970
統計系	借書人次	2	13	5	11	8	3	42
	借書冊次	5	20	11	15	15	5	71
財金系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經濟系	借書人次	11	35	43	35	43	1	168
	借書冊次	15	46	70	59	72	2	264
政治系	借書人次	30	129	99	145	102	2	507
	借書冊次	69	281	174	271	243	2	1040
社工系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行政系	借書人次	1	5	2	5	2	0	15
	借書冊次	2	7	3	5	2	0	19
師	借書人次	27	70	43	46	53	34	273

培 中 心	借書冊次	55	169	120	160	134	71	709
公 行 專 班	借書人次	3	17	12	9	13	2	56
	借書冊次	6	46	33	15	45	4	149
餐 旅 系	借書人次	0	0	0	0	0	0	0
	借書冊次	0	0	0	0	0	0	0
美 術 系	借書人次	51	221	246	315	0	0	833
	借書冊次	98	402	434	728	0	0	1662
總 計	借書人次	2566	8124	8300	9102	8368	1667	38127
	借書冊次	7745	21036	20384	23226	21692	6118	100201

### 三、數據分析

96 學年的借書冊次，上學期有 96689 冊次，下學期則為 100201 冊次。以下學期的五月的 23226 冊次最高，其次是六月的 21692 冊次，第三則是三月的 21036 冊次；上學期的借書冊次皆低於下學期，以十二月的 20922 冊次則第四，十一月的 21341 冊次居第五，十月的 20115 冊次居第六；以上六個月的借書冊次都超過二萬冊次。借書冊次最低是八月的 4632 冊次。

96 學年的借書人次，上學期有 35585 人次，下學期為 38127 人次。以下學期五月的 9102 人次最高，六月的 8368 人次居次，四月的 8300 人次居第三，三月的 8124 人次居第四；上學期的借書人次皆低於下學期，十一月的 8062 人次居第五，十二月的 8019 人次居第六；以上六個月的借書人次都超過八千人次。借書人次最低是八月的 1269 人次。

就總館與各系圖的借書總人次而言，上、下學期各 35585 人次及 38127 人次。總館分別有 27942 人次及 29862 人次，各佔 78.52% 及 78.32%。

各系圖上學期的排行：中文系圖有 2664 人次，佔 7.49%，使用量居總館以外的首位；哲學系圖有 1175 人次，佔 3.30%，居第二位；歷史系圖有 946 人次，佔 2.66%，居第三；美術系圖有 927 人次，佔 2.61%，居第四；政治系圖有 552 人次，佔 1.55%，居第五。

各系圖下學期的排行：中文系圖有 2767 人次，佔 7.26%，使用量居總館以外的首位；哲學系圖有 1343 人次，佔 3.52%，居第二位；歷史系圖有

1130 人次，佔 2.96%，居第三；美術系圖有 833 人次，佔 2.18%，居第四；會計系圖有 705 人次，佔 1.85%，居第五。

就總館與各系圖的借書總冊次而言，上、下學期各 96689 人次及 100201 人次。其中總館各為 81876 冊次及 84111 冊次，各佔 84.68%及 83.94%。

各系圖上學期的排行：中文系圖有 5668 冊次，佔 5.86%，居總館之外的首位；哲學系圖有 2335 冊次，佔 2.41%，居次；美術系圖有 1795 冊次，佔 1.86%，居第三；歷史系圖有 1662 冊次，佔 1.72%，居第四；政治系有 1148 冊次，佔 1.19%，居第五位。

各系圖下學期的排行：中文系圖有 5757 冊次，佔 5.75%，居總館之外的首位；哲學系圖有 2694 冊次，佔 2.69%，居次；歷史系圖有 2112 冊次，佔 2.11%，居第三；美術系圖有 1662 冊次，佔 1.66%，居第四；政治系有 1040 冊次，佔 1.04%，居第五位。

而中文系圖藏書量則是除了總館以外最多的系圖，其借書人次與冊次也位居第一，或許與其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到下午 8 時；週六：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遠多於其它各系圖的開放時間有關。

哲學系圖的開放時間是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因此其借書人次與冊次，在各系圖室中僅低於中文系圖居第二位。

美術系圖的開放時間是週一至週五的上午 11 時至下午 9 時，週六的上午 11 時至下午 4 時亦開放，但因上學期的八月與下學的六、七兩月未開放，故其借書人次及冊次皆低於哲學系圖而排行在第三或第四名的原因即在於此。

至於社工系、財金系及餐旅系等三系的因館藏量少(或因其藏書大部份已回送總館)，被需求性也隨著降低，相對地借書人次(冊次)就少，甚至有已經停止借還書作業的情形。

訊息

97 學年第 2 學期圖書館及管院分館開館各項服務時間  
(98.2.16-98.06.20)

館長室提供

圖書館總館						管院分館	
圖書館 1-4F	借還 書櫃 台	二樓光碟 微縮影資 料室	電子教 學室	四樓特藏	自修閱覽 室	開館 時間	借還 書櫃 台
08:00   21:30	08:30   21:00	08:30   21:00	10:00   17:00 週一至 週五 12:00   17:00 (週六)	08:00   21:00 週一   週五	08:00   23:00 考試期間 08:00   24:00	08:00   21:30	08:30   21:00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閉館日

館長室提供

月	日	星期	備 註
98 年 02 月	22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28	六	和平紀念日
98 年 03 月	29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98 年 04 月	4	六	民族掃墓節
	26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98 年 05 月	28	四	端午節
	31	日	每月最後一個週日閉館
98 年 06 月	12	五	全校勞作日，下午 2-5 點閉館 清掃期間自修室亦不開放

東海大學圖書館大事記

民國 98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

01.06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電子期刊正在進行系統維護，暫時無

法下載全文。

01.07 即日起 2 月底，全球同步開放「中國基本古籍庫 Web 版」試用。

01.08 公告本學期圖書館開放時間至 23 日下午 5 時止。第 2 學期開放時間自 2 月 9 日上午 8 時起。

參考組蘇秀華小姐參加「97 學年度中華民國期刊論文資料庫及文獻傳遞服務團體使用者座談會」。

01.09 採編組吳淑雲組長參加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舉行的「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第二年會員大會」。

01.12 至 2 月 22 日止，參考組在二樓資訊檢索區舉辦「十大好書、美好生活書獎書展」。

至 13 日止，館長室黃國書先生、李光臨先生暨流通組陳健忠先生連袂參加「97 學年度大專院校教職員工保齡球錦標賽」。

01.16 本館原先引進的 WiseNews 慧科大中華新聞網 3 人版，增至 6 人版。CONCERT 購置全國使用權(共用 25 Users)，於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止，提供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使用。

引進 MyiLibrary 電子書試用，至 2009 年 2 月 14 日止。

參考組彭莉棻組長參加「圖書館的原鄉路--『部落·部落格·圖書館』研討會」。

01.19 至 20 日止，圖書館管院分館進行監視系統安裝工程施工。

01.20 至 2 月 28 日止，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提供「德、法語電子資源」試用(全球人文全文資料庫 Humanities International Complete[涵蓋由法文、西班牙、德文、義大利文、葡萄牙語等相關語系發刊之全文刊物達上百種]與 Vente et Gestion[收錄法語出版之商學全文刊物])，

01.21 至 22 日，期刊組王曉萍組長、林雅麟小姐、採編組陳淑慧小姐、曾奉懿小姐、謝心好小姐擔任「98 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監試委員」。

01.22 至 1 月 31 日止，TAEB 台灣電子書聯盟提供 ACLS 人文電子書及 McGraw-Hill 西文電子書試用。

至 3 月 31 日止，2009 年 TAEB 台灣電子書聯盟提供 SpringerLink 英文電子書試用。

01.24 起年假期間，閉館至 2 月 8 日止。自修閱覽室自 2 月 2 日上午 8 時起開放，每日下午 9 時閉館。



## 文稿

## 楊賓之書學觀

鄭國瑞\*

## 一、前言

楊賓(1650-1720)，字可師，號耕夫，別號大瓢，又號小鐵。浙江山陰人。父楊越，明末諸生，慷慨尚俠，素稱名士。賓少年穎悟，工書善詩文，人稱才子，名重一時。清康熙元年(1662)，楊越因友人錢允武營救魏耕通海案牽連，流放寧古塔，妻范氏亦偕行，留老母及幼子居家。時楊賓年十三，領弟妹投奔上海叔父。康熙九年(1670)，叔父卒，賓等歸鄉。十四年(1675)，賓就婚于吳門。十七年(1678)，清廷開博學宏詞科，巡撫張鵬翀預薦賓，賓拒不應試。後出遊各地，充任幕僚，以為生計。二十八年(1689)春，康熙帝南巡蘇州，楊賓率弟往叩行在，泣請與妻子代父戍邊，未允。同年初冬，出塞省親。次年(1690)二月，回京師，叩闈乞赦其父，未果。後楊越病逝，又為謀求返葬其父而奔走，又不成，乃納賄于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門下，才准返葬。扶父柩並奉其母歸時，母范氏悉散家財，單車就道，而土漢送者，哭聲填路，人稱楊賓為楊孝子。

《乾隆蘇州府志》記載楊賓著有《晞發堂詩文稿》、《存疑錄》、《客舍鈔存》、《柳邊紀略》、《金石源流》、《藩鎮考》、《日富編》、《題跋》、《偶筆》等書。據《楊大瓢日記》，又著有《金石剩語》、《日富續編》。可惜至今散佚甚多，目前可見之作品有《晞發堂詩集》、《晞發堂文集》、《力耕堂詩稿》、《大瓢先生雜文殘稿》、《柳邊紀略》、《金石源流自序》、《存疑錄自序》、《家庭紀述自序》、《大瓢日記》、《鐵函齋書跋》、《大瓢偶筆》。<sup>1</sup>

清初，楊賓以擅書且長於論金石、書論而聞名，馬宗霍(1897-1976)說：「賓工書，八歲能作擘窠大字，精鑑碑板。」<sup>2</sup>《楊大瓢傳》亦云：「少能書，工八法，塞外人稱楊夫子，書法不染宋、元氣。」<sup>3</sup>楊賓曾自云：「昔

\*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助理教授

<sup>1</sup> 楊賓著作遺失甚多，或僅存孤本散藏於各地。請參柯愈春〈《楊大瓢集》的湮沒與價值〉，《文獻季刊》，頁174-193，2004年4月第2期。

<sup>2</sup> 馬宗霍《書林藻鑑》引《昭代尺牘》之語，頁205，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sup>3</sup> 收錄於《大瓢偶筆》，頁738。本文所引之《大瓢偶筆》為據清道光丁未粵東糧道署刊本斷句排印，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以下注釋《大瓢偶筆》之文，僅標明頁碼。

人作書，喜書詩賦或雜文，或故事，間有論筆法者。余獨好考訂碑版源流，不但本地風光，體固宜爾，傳之久遠，亦覺有功金石。」<sup>4</sup>又云：「余爲人書，每喜論金石之文，友人以爲何不書自作詩。余曰：信本好書故事，歐公好記近事，皆非無益，然不若金石之切要也。」<sup>5</sup>楊賓因逆案不得功名，一生終居幕下，然其交接之人，皆爲時彥且居高位，如林侗(1627-1714)、姜宸英(1628-1699)、徐乾學(1631-1694)、徐元文(1634-1691)、韓菼(1637-1704)、張英(1638-1708)、潘耒(1646-1708)、陳奕禧(1648-1709)、查昇(1650-1708)、何焯(1661-1722)，多有書名，以故其書學觀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力。

楊賓的書跡罕見，所幸論書之作尚存，有《大瓢偶筆》、《鐵函齋書跋》傳世。《大瓢偶筆》計八卷，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卷二「論晉二王帖」，卷三「論唐人碑帖」，卷四「論唐名家碑帖」，卷五「論來人書」，卷六「論國朝人書」、「論各帖」、「論學書」，卷七「論筆法」、「論筆墨」、「論畫」，卷八「偶筆識餘」。余紹宋(1883-1949)《書畫書錄題解》論《大瓢偶筆》云：「全書雖似爲金石而作，實則偏重書法，不爲瑣瑣考證，其論書法頗多獨到語。」<sup>6</sup>而《鐵函齋書跋》分六卷，廣泛討論各代碑帖近一百八十種，同樣是楊賓對書法見解的重要作品，蔣光煦(1813-1860)〈鐵函齋書跋識語〉說：「山人以書名，其題跋多所考核，不泛論字體。……其精當處，要確不可易。」<sup>7</sup>故今欲考察楊賓之書學觀，當以此二者爲據。

## 二、學習觀

楊賓的書學觀強調直觀的操作與藝術經驗的總結，其最重要之處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學習書法，而且提出一系列方式，這是《大瓢偶筆》與《鐵函齋書跋》講最多也最精彩的部份。

### (一)筆法爲先

筆法是書法的基本手段，自來研究書法的學者，莫不從筆法談起。筆法包括執筆原則與書寫各種形態的點畫、單字之規律性動作。傳言王羲之

<sup>4</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1。

<sup>5</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4。

<sup>6</sup> 頁 26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 1932 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本影印。

<sup>7</sup> 《鐵函齋書跋·識語》，頁 67，叢書集成初編，據涉聞梓舊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本文所引《鐵函齋書跋》，悉以此版本爲據，以下注釋僅標明頁碼。

(303-361 或 321-379) 啓蒙老師衛夫人(272-349)曾說：「凡學書字，先學執筆。」<sup>8</sup>可見學書首重執筆。楊賓主張學書第一要務在於明筆法，而其所謂筆法，強調的是執筆法，執筆正確與否為學書成敗之關鍵。

楊賓心中理想執筆方式是「先將大拇指橫頂筆端，食指中指雙鈎于外，次將無名指背抵於內而以小指助之」，<sup>9</sup>又舉書史上最著名的執筆法撥鐙法說：

唐陸希聲得撥鐙法凡五字，曰擗、押、鈎、格、抵，以授沙門辯光，辯光授翰林供奉刁衍，李後主得復增導、送二字為七字訣。歷尹熙古查道始及元人盛傳之，至明祝允明又增一拒字為八字訣。余謂五字本無病，病在導、送拒亦蛇足，一切掃除方有進步。<sup>10</sup>

對撥鐙法的解釋是「鐙本古燈字，謂筆法將絕如燈之將熄，撥之復明耳。」<sup>11</sup>這裏所說的撥燈法五字法是形容執筆如挑撥燈蕊的狀態，這與唐人盧肇傳給林蘊的內容為「推、拖、撚、拽」<sup>12</sup>四字講運指訣不同，而與唐人韓方明所舉把筆五種方法之「雙指苞管」的「鈎、擗、託、送」<sup>13</sup>之法同，實際上談的就是雙鈎法。「擗、押、鈎、格、抵」五字法，擗，即用大姆指的上節端緊貼筆桿的左後方，要稍作斜而仰；押，用食指第一節或一二節之間略向下出力貼住筆桿外方，與大姆指施力內外配合，約束住筆桿；鈎，用中指的第一節彎曲如鈎的鈎住筆桿外側，向內施力；格，取擋住之意，用無名指的指甲部位與骨節之間緊貼筆桿的後右方，用力抵住中指內鈎之力，從下向上施力；抵，取托住之意，就是小指緊緊地托住無名指的下節，藉以增強無名指向左上方施加的力量。如此執筆法，五個手指的關節均向外突出，虎口開張，掌心空虛，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緊密靠攏，姆指橫拒，使五個手指都朝著筆桿用力，力量集中。這五字訣說明五個指頭在執筆時所司之職，同時這種方法可使筆管直，筆心圓，以便於左

<sup>8</sup> 《筆陣圖》，頁 2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9</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9。

<sup>10</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7。

<sup>11</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7。

<sup>12</sup> 林蘊《撥鐙序》，頁 266，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3</sup> 韓方明《授筆要說》，頁 262，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右轉側與四面行墨。如宋黃庭堅(1045-1105)說：「凡學寫字時，先當雙鉤，用兩指相疊，……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sup>14</sup>或明人豐坊(1492-1563?)所說：「雙鉤懸腕者，食指、中指圓曲如鉤，與姆指相齊，而撮管於指尖，則執筆挺直。」<sup>15</sup>它是最符合人們的生理特徵，因而被廣泛的採用。

楊賓認為如果不以此法而為者則多俗筆，他以蘇東坡(1036-1101)作例子：

東坡書《洋州詩》學《靈運禪師碑》，《荔子碑》學《中興頌》，《歸去來辭》類《景龍觀鐘銘》，其餘簡札多有類王僧虔者，惜乎執筆敲斜，字多俗韻耳。<sup>16</sup>

可以說雙鉤法是從唐代以後廣受人們使用的執筆法，楊賓強調此法代表他站在整個書法執筆史上的主流位置，這並不是新鮮事，但在當時董其昌(1555-1636)書風大行的時代，有著特殊意義。近人章太炎(1869-1936)說：

雙鉤易見神韻，而或失弱；單鉤易見腕力，而或失之火氣。真書中歐、虞、褚、薛，蓋亦只用雙鉤，平原乃單鉤矣。明人唯香光從顏入，故汲汲以單鉤傳授也。<sup>17</sup>

楊賓對董書不滿，批評甚多，由執筆法的主張，即可見出一些端倪。

另外，楊賓強調執筆要懸臂實指。他說：

夫書亦何訣，肘懸指實，意在筆先，加以楮堆墨白，而不求其形似，斯得之矣。<sup>18</sup>

肘懸方能腕懸，肘腕並懸即為懸臂。明代趙宦光(1559-1625)有這樣的觀察：

晉以前席地而坐，書必就膝，楷書就几，几廣不過四、五寸，修不過一、二尺，惟天子玉几廣尺二，修三尺耳，故懸掌不期懸而懸，正鋒不期正而正。<sup>19</sup>

<sup>14</sup> 黃庭堅《論書》，頁 328-329，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5</sup> 豐坊《書訣》，頁 47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6</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蘇軾書》，頁 766。

<sup>17</sup> 《小學略說·說單鉤》，頁 773，收錄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sup>18</sup> 《鐵函齋書跋·卷四·朱完璞聖教序》，頁 46。

<sup>19</sup> 趙宦光《寒山帚談·用料五》，頁 100，《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

可知晉以前懸腕人人皆如此，晉以後書寫憑具改變，懸臂非自然而然的書寫方式，楊賓爲此曾說懸臂法，在其所處時代人人說難，非得刻意練習，忍受艱難，方能爲之。但由於此法使手臂完全離開桌面，腕、肘懸空，不受任何牽制，運動自如，運筆幅度可大可小，適合書寫各種尺寸與各種書體。楊賓自言其書「無論大小字皆懸肘書之」，<sup>20</sup>可見這是他努力實踐的心得，並非口頭之語。所謂指實，則要求五指各司其職，彼此配合，協力把牢筆管，五指齊力，力量通過手指導入筆端。而在指實同時，又要能掌心空虛，即五指協力把握筆管之時，掌心空虛，形同握卵，不要把指頭緊貼手心，才能達到高度靈活的運筆。

有非常多的例子來說明，楊賓說顏真卿(708-784)《爭坐位帖》爲魯公書第一，除了是不經意之書之外，最重要的是「指實腕懸，實得右軍筆法」，故能蒼勁渾雄，如綿裏裹鐵。<sup>21</sup>批評米元章(1051-1107)雖得力於褚遂良(596-658)，「惟是雙鉤二指本不及登善堅實，至第四指全然不用，是以努皆無力而縱橫之中反有敬側之勢。」<sup>22</sup>又舉福州人高斯億說：「福州高斯億憤世人皆習趙、董，乃懸臂實指，學晉、唐以救之，而筆法未得，示人者皆璞也。聞余留心于此，俟余行屬藍公漪爲介，追送於洪山橋，余感其意，以筆法示之。」<sup>23</sup>此法在楊賓業生蔣衡(1672-1742)等人身上收到莫大效用：

余所得筆法人皆畏其難，不知世人皆爲俗學所染，驟然改手，未免費力，苟非深信篤好，鮮有近功。若童而習之，不過三月便能純熟，純熟之後如能用意，不須摹帖，筆筆與古人暗合。前閩中丞張儀山仲子廉公，七歲時授以筆法，一年後即佳。金壇蔣湘帆十五歲從余學書，今小楷冠絕一時，余不及也。張敬止歌童順郎年十八，見余書輒來觀，半歲即能擘窠大書，甚有筆力，此其證也。<sup>24</sup>

最後，楊賓強調運腕不運指。他說：

泰和書多運指，故非輕佻則倔強，倔強已非而輕佻則大謬矣。是時

---

畫出版社，2000。

<sup>20</sup> 《鐵函齋書跋·卷六·自書蔣芳似冊頁》，頁61。

<sup>21</sup> 《鐵函齋書跋·卷二·爭坐位帖》，頁11。

<sup>22</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米芾書》，頁766。

<sup>23</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779。

<sup>24</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780。

初變筆法，耳目一新，無知之人翕然好之，宋、元以後遂為書家之宗，不知右軍筆法至泰和而大變，所得者形模耳，學者不可不知也。

25

書法至唐代李邕(678-747)而大壞，關鍵之處在於以運指之法書寫，非輕佻則倔強，有宋以降學之，焉能有成。所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何況取法謬途？又說：

西江能書者以危載、余衡為最，八大山人次之，閔長六、應銓又次之。危見其草書本之張伯英王大令，八大山人雖指不甚實，而中鋒懸肘有鍾、王氣，閔學《聖教》、《興福碑》，惜乎指動。<sup>26</sup>

此處的指動，為執筆之病，尤其書寫過程中指動則腕膠滯，活動的範圍縮小，左右上下縱橫之勢必然不能開闊，而運腕的關鍵在於懸腕，惟有懸腕，才可能充分發揮手腕以及臂、肘的作用，也才可能適應創作的需要。在楊賓之前，宋人姜夔(1155-1221)就已經這樣主張：「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主執。」<sup>27</sup>至於運腕的功效楊賓則未著墨，可與其同時代人所論同觀，如石濤(1641-1718)說：「腕若虛靈，則劃能折變。筆如截揭，則形不癡蒙。」<sup>28</sup>或是後人如康有為(1858-1927)說：「以腕運筆，欲提筆則毫起，欲頓筆則毫鋪，頓挫則生姿，行筆戰掣，血肉滿足，運行如風，雄強逸蕩，安有拋筋露骨枯弱之病？」<sup>29</sup>可以說，執筆靠指，運筆用腕，這是正確的。但也不能作僵化的理解。事實上，有些精細的運筆技巧，如寫小楷，只要以指力稍點即成，不必均靠腕力運轉。所以更通明之說應以運腕為主，指運為輔，靈活運用。

## (二)斂攝心神

楊賓認為學書除了執筆之餘，最重用意，而用意之訣是「必先凝神定慮，萬念俱空，然後下筆，務使意在畫中，不令心籠字外，而以頓挫出之，

<sup>25</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李邕書》，頁 761。

<sup>26</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國朝人書》，頁 770。

<sup>27</sup> 姜夔《續書譜》，頁 359-36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28</sup>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運腕章第六》，頁 584，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29</sup> 《廣藝舟雙楫·執筆第二十》，頁 782-783，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加之習之勤而用之熟。」<sup>30</sup>或是：

學書必先清心，將欲臨池先掃心地，使之一念不雜，靜如止水，然後聚筆端，將大指橫頂於內食指中指雙鈎于外，小指助無名指盡力抵住，肘不靠桌，加以意在筆先而盡一身之力以送之，則思過半矣。<sup>31</sup>

「神」為習書者的心理狀態，「凝神」指志氣和平，思慮澄靜，專心一致，態度從容，加以所見所悟，透過正確執筆方式，由筆端的頓挫運筆表現出來，這也是前人常說的意在筆先。然而楊賓的意在筆先，與前人不同者在於以筆法角度解釋，而非以結構或意趣為中心：「作書須知頓挫二字，而頓為尤重，頓不僅在住處，又以下筆時為主，此即所謂意在筆先也。」<sup>32</sup>「蓋學書者果能意在筆先，蓋一身之力而送之，自然大小合宜，何用安排蹙展哉。」<sup>33</sup>

尚有一點值得注意，楊賓以柳公權(788-865)「心正筆正」的命題來說明習書時的心態，他說：

學書小技也，而必言正心誠意似近迂腐，不知肘懸指實之後若心不正，必有敲斜佻達之態，意不誠則渙散粗浮而無著。不能意在筆先，勢且中離，必至參差牽滯不能氣足神完，曲盡一筆之致，此余實從中體驗得來。故曰小技也與大道合。<sup>34</sup>

只是他不認為這與道德層面的「筆諫」說法相關，而是從實際的書法操作面來解釋，也由此看到筆法為先之根本觀念的貫徹。

### (三)力學虛心

書學無它法，最重要的還是在學習上下大工夫，特別是書藝與他藝不同，必須用畢生心力，才能達到精熟的程度。蓋勤與恆，加以立志高邁，與堅韌不拔的毅力，勇猛精進，方能成之。楊賓以蘇東坡學書要訣為說：

筆成塚，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此至言也，不得以東坡語忽之。<sup>35</sup>

又說：

<sup>30</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9。

<sup>31</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9。

<sup>32</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6。

<sup>33</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6。

<sup>34</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9。

<sup>35</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業未有不從悟入，亦未有不勤者。故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細觀，迨有所得，則非筆頭十甕，柿葉數屋，不足以了之。<sup>36</sup>

且舉王羲之與文徵明(1470-1559)少時之書皆無可觀，待晚年藝與時俱進，「百藝率三年可成，獨書用畢生之力。余見祝京兆少時書《猗蘭賦》，文待詔少時所鈔其父《溫州太守詩稿》，皆無蒼勁之氣。夫逸少在臨川時所書紫紙尚不足觀，況京兆、待詔乎？是以前輩有與年俱進之說也。」<sup>37</sup>此說亦真經驗語，書無百日功，歷來書家，莫不以通身之精神赴之，積數十年之功而後名家，如傳說隋智永學書，登樓不下四十年；<sup>38</sup>宋米芾至壯歲未能自立，人稱之集古字，取諸家之長，既老始成家；<sup>39</sup>明董其昌，少好書畫，臨摹真跡，至忘寢食，近耳順之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sup>40</sup>；清何紹基(1799-1873)學書，臨摹之功尤勤，學顏真卿楷書「懸腕作藏鋒書，日課五百字，大如碗。」<sup>41</sup>「隸書學張遷，幾逾百本，論者謂子貞之書純以天分爲事，不知其勤筆若此。」<sup>42</sup>足見學書成家並無捷徑可走，無速成之道，有一分功力，即有一分水準，火候到時，自然水到渠成，半點不得虛假。

學書過程必須慎誠驕滿，隨時保持謙虛的心態，萬不可目空一切。楊賓說：

唐時歐、虞，宋時蘇、黃，元時鮮于、趙、鄧，皆彼此推重。後世人略能塗抹，便欲目空千古，豈止推倒一世。此等習氣，最易汙染，要須刻刻提防，處處警覺，方洗得脫，少縱則犯矣。<sup>43</sup>

又以教誡家弟子爲例說：

己丑春夏之交，既以筆法授諸子若孫瑩、理、琮各有所得，而有驕

<sup>36</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sup>37</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sup>38</sup> 請參馮武《書法正傳·智永千字文》，頁 865，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九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39</sup> 請參米芾《海嶽名言》，頁 332，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40</sup> 《畫禪室隨筆·卷之一·論用筆》，頁 1001，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41</sup> 徐珂《清稗類鈔·卷七十一·藝術類·何子貞善書畫》，頁 7，第八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sup>42</sup> 楊守敬《學書邇言·評書》，頁 106，台北：華正書局，1984。

<sup>43</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色。誠之曰：昔烏衣子弟，相率學書，而右軍與王承、王沉最著，時號王氏三少。而傳者止一右軍，何也？進而不已，故也。夫驕則滿，滿則惰，惰則止而不進，為承、沉且不可，況汝輩乎？<sup>44</sup>

心驕氣滿，即無能擷取前人經驗，恃才傲物，睥睨一切之流，亦知其胸襟醜狹，所見不廣，終難成大器。

#### (四)真蹟爲要

楊賓所處的是一個帖學興盛的時代，數量極多的法帖刊刻是廣大學子習書的範本來源。然而縱使刻帖刻工精細，不失爲臨摹的對象，終究是下真蹟一等，總不如真蹟本爲佳。清人馮班(1602-1671)說：「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跡也，然真跡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石刻亦可。」<sup>45</sup>學書不外乎用筆與結構，結構可看碑刻，用筆非真跡不可，以其真蹟本筆法的轉折向背清楚，露鋒藏鋒明晰，利於學者觀察作品精妙微細之處。

虞伯施書師智永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逸少相先後，唐初與歐陽詢齊名。議者謂歐則外露筋骨，虞則內含剛柔，或以比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或比羅綺嬌春，鵝鴻戲海，層臺緩步，高樹風塵，惜乎未見其真本也。<sup>46</sup>

楊賓以不見虞世南(558-638)真蹟爲恨，只是歷來經典作品常無墨跡真本，僅存刻本，如果是這種情形，則刻本當以真跡覆刻本或最早本爲優先考量，時代愈早者愈有價值。

魯公《蔡明遠帖》本不及《陰寒》、《爭坐》、《祭侄》、《祭伯諸帖》，而《戲鴻》、《快雪》諸刻又惡劣不堪，遂使魯公聲價大減。大都法帖與時遞降，是以宋不如唐，明不如宋，明末又不如明初，今則又不如明末矣。<sup>47</sup>

又以黃庭堅跋顏真卿詩爲例：「黃山谷跋《魯公中興頌後詩》，本從《瘞鶴銘》出而加以翩翩風致，幾欲跨唐人而上之，若翻刻本不足觀矣。」<sup>48</sup>而刻工常左右甚至決定作品優劣：

<sup>44</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sup>45</sup> 《鈍吟書要》，頁 513，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46</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虞世南書》，頁 757。

<sup>47</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真卿書》，頁 762。

<sup>48</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黃庭堅書》，頁 765-766。

米南宮臨王氏草書頗熟，曾于杞瞻青陽齋見紹興內府宋拓二卷幾于王氏無別。若涿州馮氏快雪堂所刻海岳臨王諸帖，乃後人臨本，非海岳書也。又海岳行押如戲鴻堂所刻《苕溪詩》、《易義》、《露筋碑》諸帖，未嘗不佳，然有一種惡劣氣習，終遠大雅。己丑夏曾于繆文子南有堂見海岳書《陶八八事》真跡卷，沉著痛快，幾令顏太師退避三舍，既而購得石刻亦佳，始知海岳受馮相國董宗伯劉雨若等刻本之累不小。<sup>49</sup>

楊賓還留意到新出碑版的可貴，這也為學書者開啓了另一個途徑。楊賓說：「近時新出銘版，如《王居士磚塔銘》、《梁主簿》、《蕭縣丞》、《崔府君墓志銘》、《曹景完碑》，字畫極其清楚，與唐初拓本何異，而世之耳食者每以其非舊拓棄而不收，亦惑之甚已。」<sup>50</sup>又說：「唐人碑版至今日不漫漶磨泐，則重磨喜剔，失卻本來，如思古齋《黃庭經》、《廟堂》、《九成宮》之類是也。惟明清間出土者筆畫完好如新，往往精采可愛，然亦及時收拾，數十年後恐遂不可問矣。」<sup>51</sup>這在當時學者偏重於刻帖，無異於是新視野的開拓。

#### (五)臨書依據

楊賓強調臨書的重要，而且多次提到學書順序，楊賓對此問題並未以書體為學習中心，而是以時代書風為主軸，再落實於個別書家身上。他認為書法最高典範是晉人書法，只是晉人書法難以強力學得，必先以唐人書法為楷模，學唐才能入晉。這與當時最盛行的董其昌主張「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sup>52</sup>的書學觀念不謀而合。惟一明顯的差異在於董其昌認為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因此兼取宋人之意趣，尤其特別著重於米芾的平淡天真之處。而楊賓基本上是卑宋、元，更遑論明代，雖然偶有零星個別稱贊如蔡襄(1012-1067)、黃庭堅或是祝允明(1460-1527)、文徵明等人，但那都是站在這些人所處的時代的高峰，如果與晉、唐並論，就顯得的微不足道了。

<sup>49</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米芾書》，頁 766。

<sup>50</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4。

<sup>51</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4。

<sup>52</sup>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之三·記事》，頁 1026，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楊賓主張學書要「無常師」，<sup>53</sup>他總結自己一生學書過程，曾廣學名家之書，但最終以王羲之為依傍。他說：

余家高曾以來多有書姿而皆不學，惟先府君學《曹娥》、《聖教》，而《聖教》尤熟，雖造次顛沛不失規模，仲父懷遠將軍九有公學《黃庭》未成而心篤好之。余六、七歲時即臨先府君扇書《曹娥碑》得其形似，十三四九有公命學《黃庭》，十六七出外就傅，隨俗學董宗伯，繼又學顏魯公《劉太冲序》，十八見米海岳《天馬賦》專意學之，凡書付雲間崇沙人者皆米也。二十一歸故鄉，故鄉皆詆之，乃時學《聖教》，雖與時流爭名，儼然以書家自命，實無所知也。四十五六略知究心筆法矣，而尚無所得，指復時翕翕動書，亦弱劣。五十一二見王季瞻宋拓《九成宮帖》汪安公《邕禪師碑》，始得《聖教》門戶，又從《聖教》羲之戈法悟大小書非懸肘不可。五十三得意在筆先筆字之解，五十七知用意，今五十九矣，始知頓挫輕重之法，日懸肘作細楷可得三百。惜乎晚年解悟氣弱目昏煉之未熟，與晉碑版較對，尚未能望其項背也。<sup>54</sup>

在臨摹王羲之《蘭亭敘》時說：「《蘭亭敘》，右軍真跡而外，唐人臨搨雖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褚遂良諸本，然無出《定武》之右者。壬午秋，對初陳子以《定武》本相借，且屬臨摹，余雖復食於歐者有年，以為欲學者必當以歐公為梯航，然《蘭亭》豈易言摹哉。」<sup>55</sup>對於選擇摹帖對象的大原則，楊賓認為：「須取六朝以前及初唐法帖時時諦觀，以印證之。」<sup>56</sup>對於入門途徑則說：「學書須從《化度》、《醴泉》入門，而歸于《黃庭》、《聖教》，再以《閣帖》變化之斯可矣。」<sup>57</sup>對於法帖則開出一系列之必摹與屏絕的對象：

法帖以逸少《黃庭》、《東方贊》、《聖教序》、《樂毅論》為主，而附之以子敬《十三行》，伯施《廟堂碑》、《破邪論》，信本《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虞恭公小字墓志銘》、《九成宮醴泉銘》、《定武蘭

<sup>53</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54</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80。

<sup>55</sup> 《鐵函齊書跋·卷一·自臨定武蘭亭》，頁 5。

<sup>56</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9。

<sup>57</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亭》，登善《穎上蘭亭》、《黃庭》、《孟法師碑》、《枯樹賦》、《陰符經》、《度人經》，再觀《澄清堂》、《淳化閣》、《絳帖》、《戲魚堂》、《太清樓》諸帖以盡其變，其餘皆可不觀。若唐之李北海，宋之蘇米，明之董，則書家之旁門，尤當屏絕者也。<sup>58</sup>

以上所論，林林總總，主要專力在楷、行書體上。至於篆書，楊賓關心程度遠不及此，僅討論過《岫嶼碑》、《石鼓文》，以及推崇二李。他說：「李陽冰《般若臺碑》，在福州烏石山崖上，計二十四字，字大如盤，未知與李斯《泰山詔》孰勝。昔人稱陽冰書格峻氣壯而法備，又云如太阿龍泉橫倚寶匣，華峰崑極，新浴秋露。又云李斯之後一人，則前輩之推崇概可知也。」又說：「李陽冰《般若臺碑》與《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古今稱為四絕。《處州》、《縉雲》、《麗水》皆經翻刻，惟《般若》二十四字在福州烏石山石崖上，猶是原刻，恐不在李斯碑下。」<sup>59</sup>

最值得注意之處在於隸書的學習方面。自唐代以後至有明一代，隸書書風的發展可說進入鄙俗的時代，以楷法為隸，是普遍流行的觀念，能手者也僅能遠紹魏、晉，近取唐隸。楊賓說：「前輩稱梁鵠《受禪》、《尊號》二碑去篆而純用隸法，為隸書之祖。」<sup>60</sup>又說：「《四友齋叢說》極稱元人吳叡、褚奐隸書，謂宗梁鵠《受禪》等碑。」<sup>61</sup>以魏《受禪》、《尊號》二碑為隸書之祖，習隸亦以此為對象，楊賓深不以為然。楊賓心目中可以學習的隸書為漢代的隸書，他說「漢碑可貴」，<sup>62</sup>認為「漢碑莫多於山東四川，唐碑莫多於陝西。若京師、河南則唐以前碑皆有而不能多。又因土人畏官司求索之累，往往錐鑿而殘毀之。或官取修城壘橋砌渠岸；其甚者，則砌湯池，支馬棧。是以日漸稀少，而後人碑版多不足觀，學書者將何所取則乎？」<sup>63</sup>由此可知，楊賓在學習隸書書體上要比前人認識來的深刻。

### 三、創作觀

書法學習最先要務，在於熟練技巧，書法技巧，一般指自覺控制筆法，

<sup>58</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59</sup> 《大瓢偶筆·卷三·論唐人碑帖》，頁 752。

<sup>60</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3。

<sup>61</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3。

<sup>62</sup> 《鐵函齋書跋·卷六·魯峻碑并陰》，頁 62。

<sup>63</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5。

以便產生某種預期的點線造型形態的方式和方法。它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主要目的是能完成某種形式美，換句話說，就是學習某種古典的形式美。然而書法並非再現藝術，它沒有再現客觀世界的任務，也不再現先賢的筆跡，書法是一種高度宏揚主體精神的藝術，最終是要表現作者自己的生命情感，書法與任何一種藝術都是同一個基調，那就是它絕對是一種個性化的創造，也是風格的塑造。楊賓對此非常重視，認為單憑高超的技法不足以產生第一流的作品，學習書法最終必須要建立自我面貌，並提出幾點成家原則。

#### (一)能知

學書不可有偏嗜之習，有偏嗜必無法淹貫，對於各種書體，各類書風，理當博取而後反約。然而人之先天稟性與後天薰染各有不同，學書亦有偏重，如性格緩急、趣味雅俗、學識深淺、素養文野、胸襟廣闊、氣魄大小、體質強弱、情緒高低等等，皆可以影響書法表現。而書法亦有不同書體，各書體各具特色，不同書體能表現不同情性，如楷、隸之書貴莊重，以法度功力見勝；行、草之書貴流便，以意蘊天姿為主。故人當知己之情性資質，愚魯也好，靈異也罷，總須知己之長，肯下工夫，加以多琢磨，蘊釀久之，自成變化。楊賓說：「趙承旨以臨《十七帖》為日課，自問不如鮮于困學，所以專力行楷。昔吳道子與張長史同學草書，不勝，去而學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學塑，即此意也。」<sup>64</sup>總之，書法家必須先體認自身資質，要有自己獨特的興趣中心，然後在廣泛興趣的基礎上，樹立起自家的特殊才能。

#### (二)能悟

創作路途上，楊賓認為光是埋首臨摹碑帖書跡所獲得的成效有限，必須要在書法之外體悟書學之道。蓋書家足履千山、目盡萬類，一以陶泳胸襟，一以從萬類的生態、生機中了悟筆墨的玄機妙處，大千世界與書家神交意融，心手合一，此即所謂象外之悟。這是書法家要有極高之文化素養，獲得文化素養往往是一種書外工夫，只有如此，才能在技巧選擇與運用中體現出與眾不同的洞察力與創造力。楊賓舉書法史上幾個著名例子：

蔡端明曰，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是言也世多疑之。余謂

<sup>64</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長史觀孤蓬自振，驚沙坐飛，及擔夫爭道與公主爭路，聞鼓吹之音，觀公孫大娘舞劍器，皆悟筆法，何獨于畫而疑之。<sup>65</sup>

古人悟筆法有因擔夫爭道者，有因公孫大娘舞劍器者，有因長年蕩槳者，有因適野見二人挽手行泥淖中。余謂此等話頭，要非徹始徹終，一了百了之悟，亦就其所至之深淺而觸發耳。<sup>66</sup>

書家觀夏雲多奇峰、看驚沙流走、孤蓬自振而悟筆法，有觀舞劍而悟筆法、觀擔夫爭道而悟書法真諦之說，由此遷想而妙得。因此如果以為書法僅是寫字而毋需感受客觀世界之美，就會錯失借鑑；缺乏敏銳感受力，拒絕博見多聞，或見而不思，聞而不慮，則將無從創作。讀萬卷書，尚須行萬里路，書法創造過程乃是直覺的審美與深刻的思維相會通，將既往豐富的生活積累、意象積累經由玄思的過慮以抒情言志。

### (三)能轉

楊賓說：

曾在福建高鏡庭署中觀康熙間兩書家所臨《聖教序》，不但無一毫似《聖教》，且個各失其本來面目。嘗聞右軍臨鍾太傅《宣示》，大令臨太傅《白騎》，歐陽信本臨右軍《東方像贊》，米南宮臨《魯公爭座位稿》、《褚登善哀冊》，趙松雪臨《登善枯樹賦》，雖露自己面目不害其為可傳，所謂即一轉故自佳者，若轉而不佳，臨之徒增醜惡，弗臨可也。<sup>67</sup>

這一段話強調臨摹古人經典作品要能「轉」，「轉」的意思楊賓並未有明確的解釋，但從整個《大瓢偶筆》來看，大致是臨摹看似沒有自我意志，不算創作，如果能融入己意，名曰臨作，實則為創作。歷來多有以臨為名目作為創作的事實，例如八大山人（約 1626-約 1705）、王鐸（1592-1652）、何紹基等人的許多作品是臨摹歷代經典，卻是自家面目，可以說這是「以古為新」觀念的闡揚。透過此過程，進行增損、取裁、洗篩、汰練、熔鑄古法，最終擺脫古法，建立自我風格。

### (四)能作意

書法之所以成為藝術，除了技術層面之外，更重要的是作品中存在著

<sup>65</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 776。

<sup>66</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筆法》，頁 777。

<sup>67</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唐名家碑帖》，頁 756-757。

作者的感情，這就是所謂的「意」。楊賓說：

古人學書，不學形模，所以能各自成家。如逸少學鍾，形模非鍾也；獻之學逸少，形模非逸少也。歐、褚、湯、趙輩，各成其為歐、褚、湯、趙，而其實皆學《蘭亭》也；顏、柳、裴、宋，各成其為顏、柳、裴、宋，而其實皆學率更也。知此，乃可與言書也。<sup>68</sup>

《墨莊漫錄》云：「學書當作意，使前無古人，凌厲鍾、王，直出其上，始可自立。若直而低頭就其規矩，不免為之奴矣。」此雖似乎大言，而理實如是，思之殊覺有味。<sup>69</sup>

所謂形模，主要是技術層次，即運筆之法，點線的組織，空間的運用，這是形式上的學習，只是如果完全陷入技術性的摹仿，就會走上做作、忸怩作態的歧途。真正要能成家，重要在於能發揮主體精神，體現自主性，在既有的基礎上立新意。也就是說，書法藝術創作中的意，在於書寫者敞開心胸，心歡快而寧靜，無絲毫雜念，然後將所有心意，外射入書法圖像原初書寫時的運作過程。它是書寫者通過臨習與研讀經典法帖墨跡，以及通過自然和社會的千姿百態的圖像，使其與自己心中之筆法和結體相通融，透過通融過程而形成個人獨特風格。

楊賓還提到書法作品為人性的抒發，我們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到一個人的性情。例如筆畫呈現急促、粗壯、強勁而富有動勢之美者，此書者必屬於性格豪放、感情豐富之人；而線條細柔、工整、端秀，富有靜態之美者，此書者必然是個性內向而溫文之人。佳作的產生，必然是無拘無束的自由抒發的產物，作品產生的過程，要在沒有壓力，輕鬆心境之下完成。他說：

作書須隨意興，若勉強應酬，不惟勞苦，亦必日退。然世人往往不諒，應酬稍遲，猶多不懌。藝至于工，反文人役，此王褒、蕭子雲之所以嘆恨也。<sup>70</sup>

此點乃是傳統觀念「書無意於佳而佳」的同一個意思。至於作品完成後，傳與不傳，遇與不遇，則非作者能夠決定，有時與不時，幸與不幸。此點楊賓著墨甚多：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不甚行，而班椽著名。右軍書齊梁間不甚重，

<sup>68</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69</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70</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而子敬大行。遇不遇，蓋有其時，苟非其時，雖子長、右軍無益也。況其他哉。<sup>71</sup>

字價貴賤有幸不幸焉，非關書也。如王氏父子在宋齊時，極貴大令，而右軍則為其子所掩。至貞觀間則反是大令書棄而不收，遂至割去姓名以求售。宋仲溫、祝希哲自在董思白上，文待詔、豐考功、王孟津雖天姿少遜，而學力皆過之，何以董思白貴至數十倍，真不可解也。<sup>72</sup>

書之傳不傳，有命存焉，非可求而致也。<sup>73</sup>

此論大有楊賓因逆案而極受壓抑有關，頗帶自我解嘲的意味。確實歷史常如楊賓所說，勤學一世，而默默無聞者，不知凡幾。古之書者，懷才不遇者多矣，然書者當以進修專在己，得失盡由人的心態處之。

#### 四、審美觀

隨著文字變化，書法發展出各種書體，同時也發展出審美觀念，當書體發展完成之後，愈來愈多個人化風格也發展出來，各種審美觀念也出現。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審美標準，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審美標準。藝術之價值，正由於借助外在之形質，而顯示內在之精神意蘊。楊賓的書法理論，審美觀占有分量的地位，特別是他的學習觀與創作觀是根植在審美認知的基礎上。楊賓的審美觀可從以下幾項來看。

##### (一)首重骨力

多看、多寫是提高審美能力的重要手段，楊賓說：「余謂鑑書如說山水，非親身歷過，其中曲折，言之必不能詳。」<sup>74</sup>此即古人所說的觀千劍而後識器，操千曲而後曉聲，正是所謂善書方能善評的道理，只有通過作者親身實踐，體會其中甘苦，方可作出客觀公正的品評。

作品優劣，端看是否具備「骨力」，在楊賓的著作中此觀點一再出現。

學書先取骨力，骨力充盈乃遂變化收藏，至于潛伏不露始為精妙。

今則先講收藏變化而置骨力于不論，此正所謂未立先走，有不蹶者

<sup>71</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7。

<sup>72</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90。

<sup>73</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90。

<sup>74</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6。



幾希矣。<sup>75</sup>

唐太宗云：「吾學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其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此千古筆訣也，奈何後世專以形勢為務耶？<sup>76</sup>

在此骨力與形勢、收藏變化相對，形勢與收藏變化主要針對單字構形、篇章結構外在的表現形態而言，骨力則為書法藝術的內在本質。楊賓以王羲之為例：「張懷瓘云，右軍一形而眾相萬字皆別，世人不探其本，遂作意使之不同，不知右軍既得筆法又精神貫注下筆自然不同，絕非臨時排算也。」<sup>77</sup>精神貫注之處顯現可視為書作透露出來的神采韻致，與書論中常見的「骨氣」、「風骨」意義相去不遠。唐代張懷瓘曾說：「深識書者，惟觀神采，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鑑，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sup>78</sup>大抵神采韻致求之於筆墨之外而難識，而形勢收藏求之於法度之內故易知。

「骨」作為書法批評的標準，實際上濫觴于西漢王充（27-約97）《骨相篇》和魏、晉時期品題人物。傳衛夫人《筆陣圖》說：「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患其無骨。」<sup>79</sup>傳王羲之《書論》也說：「大抵書須沉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sup>80</sup>二文均拈出一個骨字作為標準。骨是支稱，是形體，是生命；強骨代表健壯，代表力量，是作為陽剛之美來讚賞和努力探求的。而「力」則指筆力，蔡邕(133-192)《九勢》中「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語<sup>81</sup>，是說筆鋒要裹束掩藏，力涵容在點畫之中，書寫隨形勢而用力，血肉就會附著於力而生成，也是把力作為陽剛之美來表現。骨力的美學原理《筆陣圖》的解釋是「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骨微肉者自然有神采，書法多骨可以達到《筆陣圖》「多力豐筋者聖」的境界，<sup>82</sup>反之為病。這種思想，在《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sup>75</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776。

<sup>76</sup> 《大瓢偶筆·卷七·論筆法》，頁776。

<sup>77</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786。

<sup>78</sup> 張懷瓘《文字論》，頁19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79</sup> 頁19，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80</sup> 頁26，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81</sup> 蔡邕《九勢》，頁6，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82</sup> 衛鑠《筆陣圖》，頁2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

中得到新的闡發：「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趨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sup>83</sup>由力而骨體，而雄媚，可知重骨力者乃標示著樸實無華講究內力不尚外表的審美趣味。<sup>84</sup>

與講究內力不尚外表的審美趣味相反的，就是多肉少骨，楊賓認為代表人物為趙子昂（1254-1322）。他說：

漢《程博古旌忠太廟銘》，黃初三年，陳思王曹植文，鍾繇正書。  
大如桃，渾厚沉著，與《宣示》同一結法，不知者疑為趙孟頫偽書。  
余謂趙孟頫多肉少骨豈能辨此。<sup>85</sup>

《石涌集》云，趙孟頫與鮮于伯機同學草書，自言極力追之不能及，此非謙辭也。伯機筆鋒遒勁，風神凜然，孟頫所恃者熟耳，自問骨力不足，安得不望而畏之。<sup>86</sup>

在楊賓看來趙子昂書最大缺失在於豐潤有餘而勁健不足，或是「光潤而少骨」，<sup>87</sup>其實這一點楊賓認為是缺失，卻是書法史上的另一種類型之美，便是那含情脈脈的秀柔之美。如果以宋詞為例，有所謂「豪放派」與「婉約派」之別，楊賓主張者為「豪放派」，那麼趙子昂則為「婉約派」。<sup>88</sup>為何楊賓有此說法呢，這與當時流行董、趙書風有關，葉昌熾(1849-1931)稱：「董香光書碑遍南北，若彙而錄之，可與趙文敏埒。」<sup>89</sup>而時人的觀念是「使轉圓勁而秀折，分佈勻豁而工巧，方許入書家之門。」<sup>90</sup>董書的特色與學董書者的流弊在於「董文敏不能學唐，何論魏、晉？秀處多是弱筆。近時學董者，不及其秀，只得其弱耳。」<sup>91</sup>楊賓對當時的書壇瞭若指掌，

---

1997。

<sup>83</sup>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頁 254，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84</sup> 骨力之審美觀念，請參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文集》，頁 326、329，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sup>85</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3。

<sup>86</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人書》，頁 768。

<sup>87</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趙孟頫書》，頁 768。

<sup>88</sup> 請參姜澄清《中國書法思想史》，頁 170，北京：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

<sup>89</sup> 葉昌熾《語石·卷一》，頁 31，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sup>90</sup> 笄重光《書筏》，頁 523，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91</sup> 翁振翼《論書近言》，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頁 440。

亦有所見，當是為針砭時弊而發。

重骨力的觀點，可以昇華出氣質美，也可以引申為精神品格美。而書法是書寫者體現內心幽微，書為心聲，書法透露出書家人格特質，因此有人品等同書品，或是「字如其人」的論調，書因人重的觀點。清人朱和羹說：

書學不過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關頭。品高者，一點一畫，自有清剛雅正之氣；品下者，雖激昂頓挫，儼然可觀，而縱橫剛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風節著者，代不乏人，論世者，慕其人，益重其書，書人遂並不朽於千古。<sup>92</sup>

都是表明書法不是一門純粹的藝術，而是一種學問，也是人的整體表現。

楊賓很認同傳統說法，主張風格即人。他說：

帝王書有英偉之氣，大臣書有台閣之氣，僧道書有方外氣，山林書有寒儉氣，閨秀書有脂粉氣。<sup>93</sup>

此即書以人貴，書以人品為本的觀點。古之大家，其氣節、其學問、其人品皆有過人之處，博學餘暇，敏手于書，鮮有人及之，故所遺墨跡，雖吉光片羽，而為世所珍，為人所愛，其傳也必久。楊賓說：

古今來書以人重者，諸葛武侯、顏魯公、范文正公、岳武穆、文信國是也。書以人廢者，曹操、章惇、蔡京、秦檜之屬是也。人廢而書不廢者，惟李丞相、蔡中郎、鍾太傅而已，而猶不免於後人之譏，人亦烏可不自立哉。因書以自警，並告夫後之學者。<sup>94</sup>

又說：

書貴有骨，然骨存其人非可強而致也。六朝以前無論已，唐以後如歐、褚、徐、張、顏、柳、范、蔡、歐、蘇、黃、米、朱文諸公書，皆與其人相似，絕無軟熟嫵媚之態。若鍾紹京、蔡京、趙松雪輩書未嘗不佳，而骨則微矣，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世人言也。<sup>95</sup>

又舉宋蔡京(1047-1126)本為宋四家，因其德性有虧，遂以蔡襄代之之例：

<sup>92</sup> 朱和羹《臨池心解》，頁 691-692，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93</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7。

<sup>94</sup> 《鐵函齋書跋·卷六·勸進碑》，頁 63。

<sup>95</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6。

「宋四家書，本號蘇、黃、米、蔡，後以蔡京當國，而亦以書名，遂以京易之。後人以京小人，而書又無骨，仍以君謨易之，皆非三家同時也。」<sup>96</sup>

## (二)拙多于巧

從晉代王羲之到明末，中國文人士大夫們無不追求精巧婉媚，「巧」、「巧媚」成爲一種文化修養高雅的標志。例如董其昌就說：「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無化境矣。」<sup>97</sup>但這種「巧」的趣味都有越來越走向精緻，越來越走向狹小的趨勢。楊賓鑑於此，提出另一個審美品評書作的標準在於「拙多於巧」的觀點，他說：

山谷老人云，書要拙多于巧。陸象山曰，大抵是古得些子為貴。今人往往相反，非一臉市井氣，則塗脂抹粉如倚門妓耳。<sup>98</sup>

這是引用黃山谷的說法來立論：「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梳妝，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sup>99</sup>此一拙字相對巧而言。按「巧」之意，在書法中指美而高超的形式，<sup>100</sup>陶宏景（452-536）《與梁武帝論書啓》有「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sup>101</sup>梁武帝（464-549）《觀鍾繇書法法十二意》與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皆謂：「巧，謂布置。」<sup>102</sup>即指此意。而楊賓所談的巧也同樣針對布置而言，但強調的是刻意妝扮，如行間姿媚，或喜劍拔弩張之勢，或蹈甜熟臃腫之病等等皆屬之。過於巧者，千般裝飾，百種點綴，顯得矯揉造作，反失天趣。「拙」本有笨、粗劣之意，在書法上卻不是如此。大有《老子》「大巧若拙」之意，指真正寧巧之人，不自炫耀，表面上好像笨拙。明王世貞（1526-1590）曾論王寵書法說：

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    退之《琴操》稍大，兼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道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

<sup>96</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四家書》，頁 765。

<sup>97</sup> 《畫禪室隨筆·卷之一·論用筆》，頁 1000，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98</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99</sup> 黃庭堅《書論》，頁 326，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00</sup> 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論集》，頁 337，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sup>101</sup> 頁 66，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02</sup> 頁 74、頁 255，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之上乘也。<sup>103</sup>

拙非真拙，是大巧、大美，契同天真，妙合自然之謂。

書法以拙為美，實自宋人開始，而這類話，與黃庭堅同時代的陳師道（1053-1101）也在論詩文中就說過，作詩文應「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sup>104</sup>而楊賓取宋人之說，以拙為為巧，一反流俗之常態，大有向元、明兩代精巧婉媚的書法投進一快巨石，這也呼應了清初傅山（1607-1684）「寧拙勿巧，寧醜勿媚，寧支離勿輕滑，寧直率勿安排」的說法。<sup>105</sup>楊賓身為逆案後人，其身分與傅山極為類似，他非常推崇傅山：

康熙初，山西有隱君子傅山，書法晉、魏，正行草大小悉佳。曾見其卷幅冊頁，絕無氎裘氣。<sup>106</sup>

因此用「拙」、「醜」來對照當局崇尚的巧滑輕媚書風，在此觀點上大概也與傅山是同樣不甘臣服於清政權的人，他的書法見解，與時代主流格格不入，這不僅僅是一個書法問題，也隱含有民族思想成分。但是這種觀念，自來一直只是少數幾個具有反叛性格的人士的審美理想，一直處於曲高和寡的地位。

### (三)古雅氣息

楊賓說：

安慶府東門曰縱陽門，門有額，大尺許，相傳為曹孟德書，而不得一見。乙未歲，客皖公使院，因拓而觀之，雖極勁健，而無古雅之致。<sup>107</sup>

又說：

余《金石源流》所載，褚中令書三十五種。而經目者十有三。十三種中，惟《三龕記》、《同州聖教序》、《穎上蘭亭》、《黃庭經》猶是原刻，古雅瘦勁，姿致橫生，所謂獨得逸少媚趣者。<sup>108</sup>

又說：

<sup>103</sup>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三吳楷法十冊》，頁6093，影明萬曆五年吳郡王氏世經堂刻本，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sup>104</sup> 《後山詩話》，頁311，收錄於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sup>105</sup> 傅山《霜紅龕集·卷四·作字示兒孫》，頁91，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sup>106</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國朝人書》，頁770。

<sup>107</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頁743。

<sup>108</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褚遂良書》，頁758。

《墨林快事》稱宋初如袁正己、李建中輩皆古淡閑雅，尚有唐人遺風，蔡襄稍為變調，蘇黃各出新意，至于顛老掃地盡矣。余謂魯直有六朝氣，非蘇米比也。<sup>109</sup>

綜觀楊賓的書學觀念，「古雅」二字佔有最重要的地位，可代表他的品評審美標準。

楊賓並未解釋什麼是「古雅」，但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仍是傳統的意義。古，為時間上過去的陳跡，或異於時俗者皆稱之。雅，歷來代表正確、規範。書法中凡屬傳統精神所見的部分，都屬於雅的內容。<sup>110</sup>古雅在藝術品顯現的審美性質常由修養所決定，因為我們在欣賞古典作品時，常常見到一些不才情見長，但仍然有一種動人的文化氣息，它是人人可以通過學習而獲得的。在傳統文化範圍內，它表現為人們所熟悉的典雅、雅致。古雅常常聯繫到王政的興廢，很能代表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藝術精神，也是文人士大夫賴以生息，為之奮鬥的崇高目標。因此，可以這麼說，「古」標示著一個時代的典型，是一種復古的觀念，有深厚的溯源意味；「雅」代表文化意涵的正統意識或是主流地位。

楊賓所謂古的時代專指六朝之前，在這一段時間裏，各種書體的典型確立，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唐以後尋源而走，越走越遠。他說：

曹倦圃云：唐失之強，宋失之佚，元失之勻。余則以為唐失之勻，宋元則未暇論也。<sup>111</sup>

即是認為唐以後流弊已生，更遑論宋、元缺失。對於每一個時代代表的書體為秦篆、漢隸，六朝楷、行、草書；以書風而言，古雅是一種瘦勁的書風。楊賓評自己的書說：

余書與時流相較，氣概不如宋射陵父子，間架不如馮補之，縱橫不如褚研震，姿態不如陳子文，纏綿不如黃自先，儒雅不如姜西溟，跳脫不如金赤蓮，秀潤不如汪文升，靈活不如查聲山，嚴整不如何屺瞻，古奧不如八大山人，厚重不如汪文漪，而瘦勁淳古則余亦不敢讓。<sup>112</sup>

<sup>109</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四家書》，頁 765。

<sup>110</sup> 請參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論集》，頁 338，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sup>111</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6。

<sup>112</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5。

由此亦見出楊賓的審美趣味。

在此標準之下，楊賓強調書中要有篆、隸之氣，方為上乘。

焦山《瘞鶴銘》，圓健舒徐，不露鋒鏑，真從篆籀出。<sup>113</sup>

六朝以前人書，皆得秦、漢意，而議論絕少。唐人漸有議論，然皆出能書者之口。宋元以後最多，能書者始未有一焉。<sup>114</sup>

其次，書要有「六朝氣」。

宋人書余最愛黃涪翁，其次則蔡君謨。著名之跡若《茶錄》、《萬安橋記》，雖極沉著明潤，然與涪翁《七佛偈》、《中興頌跋》相較，實有徑庭之別。蓋蔡本學顏，亦遂不能勝顏，黃則得力六朝，是以深厚古雅，絕無唐人氣味。<sup>115</sup>

本不喜米書，後見其書純用六朝筆意及臨王氏草書頗熟，一改其態，謂米受馮相國董宗伯劉雨若等刻本之累不小。<sup>116</sup>

陳香泉專取姿致，然與蘇州庫官王羽大書一條幅，沉著渾融，絕無輕佻之態。阿雲舉尊人西公楞言言碑學《崔敬邕墓志》，亦深厚有六朝氣。<sup>117</sup>

明三百年書家輩出，然入六朝堂廡者少。<sup>118</sup>

六朝書家最推崇王羲之，原因在於「右軍書極正大和平，并非素、旭等類狂怪者可比。」<sup>119</sup>以六朝氣為基礎，楊賓特別重視南北朝書，以其「雖多生強而古意猶存」；<sup>120</sup>唐人則推崇虞世南《孔子廟堂碑》，<sup>121</sup>歐陽詢(557-641)《虞恭公墓誌銘》、《化度寺碑》，<sup>122</sup>褚遂良《孟法師碑》、《三龕記》，<sup>123</sup>懷

<sup>113</sup> 《大瓢偶筆》卷一，頁 742。

<sup>114</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6。

<sup>115</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四家書》，頁 765。

<sup>116</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人書》，頁 766。

<sup>117</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國朝人書》，頁 770。

<sup>118</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祝允明書》，頁 770。

<sup>119</sup> 《大瓢偶筆·卷八·偶筆識餘》，頁 786。

<sup>120</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5。

<sup>121</sup> 請參《大瓢偶筆·卷四·論虞世南書》，頁 757。

<sup>122</sup> 請參《大瓢偶筆·卷四·論歐陽詢書》，頁 757-758；《鐵函齋書跋·卷六·皇甫君碑》，頁 65。

<sup>123</sup> 請參《鐵函齋書跋·卷一·唐李都尉墓志銘》，頁 4-5；《大瓢偶筆·卷四·論褚遂良書》，頁 758。

素(725-785)《律公帖》，<sup>124</sup>顏真卿《爭坐帖》；<sup>125</sup>宋則黃庭堅；<sup>126</sup>明則祝允明，以其「行楷書，四分初唐，六分六朝，七分大令，三分素師，三百年中第一人也。」<sup>127</sup>於五代楊凝式(873-954)，<sup>128</sup>元代趙孟頫，<sup>129</sup>明代董其昌則表不滿。<sup>130</sup>

楊賓強調書要古雅瘦勁，古雅二字與庸俗相對，庸俗乃投時人之所好，趨時俗所愛，隨時俗流轉，作時人書奴。即不學古人，不知傳統，只是跟定某一家，依樣畫瓢，步趨時人，以形似為工，不敢越雷池半步。楊賓認為當時學子為了科舉考試而不得不習的院體、館閣體，或稱南書房體就是俗書，頗有無可奈何的感概：

唐自咸亨以後，館閣中無不習《懷仁聖教序》，一時相傳，遂有院體之目，吳學士其最著者也。今時亦有所謂南書房體者，大都以趙承旨、董宗伯為歸，雖其習而名於時者，未知吳學士為何如，然時論所推，則與唐之院體同。不合是體者，雖鍾、王無取焉。於陵裴公李子，年少多才，而甚好書，省其大父中丞公於閩中，問所宜習余，余曰，子方進取，不能不摹南書房體，然而鍾、王則楷書之祖也，焉可背之，兼之者其惟《玉版十三行》乎。裴公遂購兒裝之，裴公勉之。心摹手追，從此凌駕董易易耳，如猶以為未足也，則更有《聖教》一序在。<sup>131</sup>

這同時也是針對當時流行的董、趙書風不滿而言。

### 五、時代意義

有清一代，少數民族滿族統治中國，滿族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地位，不得不在高壓的同時，實施懷柔政策，雙管齊下，希望能夠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這時中國古代書論崇尚「復古」，為了從理論上支持「帖學」，不少人仍然重復前人陳言舊話，新鮮的見解和理論並不多見，這批論著的一

<sup>124</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僧懷素書》，頁 762。

<sup>125</sup> 《大瓢偶筆·卷四·論真卿書》，頁 762。

<sup>126</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四家書》，頁 765。

<sup>127</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祝允明書》，頁 769。

<sup>128</sup> 《大瓢偶筆·卷三·論唐人碑帖》，頁 754。

<sup>129</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人書》，頁 768。

<sup>130</sup> 《大瓢偶筆·卷五·論宋人書》，頁 769。

<sup>131</sup> 《鐵函齋書跋·卷三·李裴公玉版十三行》，頁 35-36。



個共同特點在於以各類刊刻的「法帖」為討論對象，且多集中于對傳統書法技法的探討、解說和總結，楊賓的書學理論是那一時期比較重要的一員。

楊賓的《金石源流》記載非常多的碑帖，可惜此書已亡佚，僅見序文，無法知其紀錄的面貌。而今日所見其《鐵函齋書跋》之題跋仍以帖學為主，據統計，《鐵函齋書跋》收錄 180 種書跋，其中關於《蘭亭集敘》有〈東陽何氏蘭亭帖〉、〈穎上黃庭蘭亭帖〉、〈陳秉之東陽蘭亭帖〉、〈又跋東陽蘭亭帖〉、〈自臨定武蘭亭〉、〈沈訢岸定武蘭亭〉、〈開皇禊帖〉、〈穎上黃庭蘭亭帖〉、〈姜氏蘭亭帖〉、〈陳彥與東陽蘭亭〉、〈定武別本〉、〈快雪堂十三跋蘭亭〉、〈婺女褚摹蘭亭〉、〈李鳳陽何氏蘭亭帖第一本〉、〈李鳳陽何氏蘭亭帖第二本〉、〈題定武穎上蘭亭合帖〉、〈姜熙文定武蘭亭〉、〈李鳳陽定武第三本〉、〈靜海高氏蘭亭〉、〈方靈臯家藏蘭亭〉、〈家藏舊搨蘭亭〉、〈李棗公何氏蘭亭〉、〈棗公高氏蘭亭〉、〈棗公東陽蘭亭第二本〉、〈新得穎上蘭亭帖〉、〈家藏蘭亭〉、〈定武蘭亭攷〉、〈跋自書玉枕蘭亭〉、〈萬歲通天蘭亭〉、〈曾氏蘭亭〉、〈石公東陽蘭亭序〉、〈曾宣靖公臨薛蘭亭〉計 32 種跋；懷仁集王羲之《聖教序》有〈家藏舊搨聖教序〉、〈靜學齋聖教序〉、〈澹遠堂聖教序〉、〈宋搨聖教序〉、〈改集聖教序〉、〈東岳廟聖教序〉、〈家藏七佛頭未斷聖教序〉、〈靜海高氏聖教〉、〈家藏高氏聖教〉、〈王經千高氏聖教〉、〈朱完璞聖教序〉、〈李棗公高氏聖教〉、〈家藏宋搨缺字聖教序〉計 13 種跋；《黃庭經》有〈查查浦宋搨黃庭〉、〈代友人跋宋搨黃庭經〉、〈余氏黃庭經〉、〈不全穎上黃庭〉、〈舊搨祕書續帖黃庭經〉、〈陳氏黃庭經〉、〈停雲館黃庭經〉、〈余氏黃庭〉、〈家藏山南杜氏黃庭經〉、〈黃庭經〉、〈穎上玉版黃庭經〉計 11 種跋；《十七帖》有〈十七帖〉、〈方靈臯家藏十七帖〉、〈家藏十七帖〉、〈姜西冥家殘十七帖〉、〈舊搨館本十七帖〉、〈硬黃本十七帖〉計 6 種跋；《樂毅論》有〈樂毅論〉、〈棗公快雪堂樂毅論〉、〈樂毅論〉計 3 種跋；《吳文將軍半截碑》有〈吳將軍半截碑〉、〈姜熙文吳將軍碑〉、〈友人半截碑〉計 3 種跋；《東方朔畫贊》有〈戲魚堂東方朔畫贊〉、〈東方先生像贊〉計 2 種跋；《曹娥碑》計 2 種跋；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有〈魏水村玉版十三行〉、〈新得玉版十三行〉、〈再跋玉版十三行〉、〈翁蘿軒玉版十三行〉、〈姜熙文玉版十三行〉、〈李鳳陽玉版十三行〉、〈若宿玉版十三行〉、〈李棗公玉版十三行〉、〈再跋熙文十三行〉、〈再跋玉版十三行〉、〈跋玉版十三行行贈

林同人)計 11 種跋。光是二王作品的跋文就有 83 種，佔跋文的 46%強。楊賓所學的全然是帖學派的法子，但他另外具有獨立思考的一面，很能抓住與這一個時代主流的另一個不同聲音，這是他最真知灼見，也是最具時代意義之處。這方面可以從以下幾點來談。

(一)懸臂實指的執筆法

楊賓所處的時代，正是篆、隸書體將要復興的時代，在此之前，特別是明代，「篆籀八分，幾於絕跡」。<sup>132</sup>一時篆書名家如李東陽(1447-1516)、徐霖(1462-1538)、趙宦光，隸書名家如宋珏(1576-1632)、徐蘭等，其成就非但不能遠紹漢、唐，即與元代相比，也屬遜色。為何明代會是篆、隸的黯淡期，其中很大的因素在於明代人學術講朱、陸，重心性，稽古求真之士少，鮮有人注重到這一個領域。在書法方面，隨著個人心性抒發當道，行、草書體大行，然而時人執筆法與古人不同，古人書寫以懸腕為常態，元、明以懸腕為異類。元代陳繹曾說：

懸腕，懸著空中最有力。今代惟鮮于郎中善懸腕書，余問之，則瞑目伸臂曰：膽！膽！膽！<sup>133</sup>

明代趙宦光亦云：

懸掌，故古人之順境，今人之逆境也。自唐以前，雖有隱几，聊借倚閣而已，後世巧作檯椅，安逸自恣，少而習之，不知身手死矣。及長而後知書法，將革前非，心手鬥逆，反稱甚難，苟能于小時始入家塾即教正法，何嘗不順，更有何難。<sup>134</sup>

即反映當時人執筆的大概情況。

楊賓強調執筆法，懸腕，腕動指不動，運用中鋒筆，恢復古代執筆法，對清代書法影響不小。從他的學生蔣衡的言談中就可看出一些端倪，蔣衡說：

六書遞變而為真行草，古法漸滅後之書家踵其弊，敲側取媚，如聖經遭秦焚，幾無遺種。大可悲也。有就余求講執筆者，為暢厥宗旨，

<sup>132</sup> 祝嘉《書學史·第十四章·明朝之書學》，頁 275，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4。

<sup>133</sup> 《翰林要訣》，頁 448，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34</sup> 《寒山帚談·用料五》，頁 100，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使懸筆中鋒，臂指如鐵石，蓋一身之力作蠅頭小楷。<sup>135</sup>

作書有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孫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畫破紙，蓋言五指齊用力。若雙鉤單鉤諸說，雖三指著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靈，五指撮管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原。<sup>136</sup>

重要的是楊賓此法，正是篆、隸運筆法，對後來篆、隸復興有莫大關係。

## (二)篆隸楷行一貫之道

另一個具時代意義的觀念在於楊賓導入篆、隸、真、草為一體，使篆、隸再度受到重視。在楊賓之前，多數人認為中國書體，分為楷、行、篆、隸、草五大書體，這幾種書體各自獨立，各自有別，五體五殊途。

楊賓不從楷、行、篆、隸、草外形區分為五途，而從內在理法縮為一脈，這內在理法為執意用筆。

竊以為篆、籀、隸、楷、行、草，體不同而筆法同。分而異之者，雖工不傳，雖傳不能久且遠也。<sup>137</sup>

黃長睿曰：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王順伯云：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余故謂悟得篆、籀、隸、楷一貫之道，方可學書。<sup>138</sup>

篆、籀、八分、隸、正、行、草總是一法。一者何也，執筆用意是也。六朝、初唐去漢、魏未遠，皆從篆隸入手，所以人人知之。中唐以後，人分篆、隸、正、行、草為四途，以為學正草者可廢筆法。噫，何其愚也。<sup>139</sup>

山谷云，張長史觀古鐘鼎銘、蝌蚪篆而草書不愧右軍父子。余故曰，分篆、隸、真、草四者，其人必不能書。<sup>140</sup>

<sup>135</sup> 蔣衡《拙存堂題跋·秦漢篆隸冊》，頁 841，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36</sup> 蔣衡《書法論》，頁 846，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37</sup> 《鐵函齋書跋·卷五·曹全碑并陰》，頁 54。

<sup>138</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139</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sup>140</sup> 《大瓢偶筆·卷六·論學書》，頁 774。

楊賓此說確為通人之論，蓋天下之事物形勢雖不相同，其必有理法相通之處，理明則氣順，法熟則筆順。古時二篆、章草、八分、飛白、真草，體格雖然不一，卻各有妙詣，如篆法的圓勁，八分的古樸，飛白的生動，章草的簡淡，草書的流暢，真書的沉著，皆為我所用，工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變化無窮，善學者能一以貫之。當然，這種說法並不是楊賓的獨創之見，歷代已有之。如孫過庭：

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回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sup>141</sup>

宋高宗（1107-1187）：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跡，故別為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閼塞，惟在得其道而已。<sup>142</sup>

趙宦光《寒山帚談》：

書法每云，學書先學篆、隸，而後真、草。又云作字須略知篆勢，使落筆不庸。」豐坊：「古大家之書，必通篆、籀，然後結構淳古，使轉勁逸，伯喈以下皆然。米元章稱謝安石《中郎帖》、顏魯公《爭坐書》有篆、籀氣象，乃其證也。<sup>143</sup>

傅山說：

不知篆、籀從來，而講字學書法，皆寐也。適發明者一笑。楷書不知篆、隸之變，任寫到妙境，終是俗格。鍾王之不可測處，全得自阿睹。老夫實實看破地工夫，不能純至耳，故不能得心應手。若其偶合，亦有不減古人之分釐處。及其篆、隸得意，真足吁駭，覺古籀、真、行、草本無差別。<sup>144</sup>

不過這樣的見解，到了楊賓的手上就變的更加清楚明白。同樣也深深影響

<sup>141</sup> 《書譜》，頁 114，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42</sup> 《翰墨志》，頁 340，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43</sup> 《書訣》，頁 472，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sup>144</sup> 《霜紅龕集·卷三十八·雜記》，頁 694，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到他的學生蔣衡，蔣衡說：「學書不法篆、隸，直不識字。」<sup>145</sup>又說：「先君子論作小楷，必先凝注精神于法度森嚴中而出之以縱橫奇宕。今解云之篆、隸則楷法能工。篆法森嚴，隸書奇宕，運用篆法參合隸書可謂端莊雜流麗矣。」<sup>146</sup>

### (三)推崇漢隸

楊賓認為學隸必以漢隸為宗，與前人多以魏、唐為主相比，此其見識也。從目前的史料看到，隸書孕育於戰國，產生於秦，成熟於西漢，確立典型於東漢。因此談起隸書，莫不以漢隸為宗。魏、晉、南北朝是隸楷嬗變交替階段。盛唐托於帝王的喜好，曾經興盛一陣子，但唐隸體格過於豐肥甜熟，品味難登大雅，最終不過是曇花一現。唐以後，精擅隸書者更是寥寥無幾，即如趙孟頫、文徵明這樣的大家，其隸法也只取晉、唐，成就平平。直到明末清初，隸書才重新被重視。然而當時所見尚未寬廣，大體仍停留在師法《受禪碑》或是重刻之《夏承碑》，如擅隸書的王時敏(1592-1680)在〈跋孫陽漢隸書千字文〉說：

吾吳自文太史父子，并工隸書，古法兼饒，天趣秀異絕倫。華亭孫漢陽繼起，更以蒼勁取姿，名滿海內，并稱八分之杰。雖兩家風格稍殊，要皆原本《受禪》、《夏承碑》，故能窮微極造，凌跨唐宋，後遂寥寥嗣響。<sup>147</sup>

又說：

八分自漢魏以降流入于唐，姿態雖濃，骨力漸弱，至明文氏父子，始力追古法，其體格悉師《受禪碑》而韻致過之。<sup>148</sup>

清初學習漢碑者大致以《曹全碑》為中心，周亮工(1612-1672)曾以隸書題跋作詩歌頌：

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慚力不隨。方疊出夸官樣好，阿誰解愛《郃

<sup>145</sup> 蔣衡《拙存堂題跋·石鼓文》，頁 841，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46</sup> 蔣驥《續書法論·楷法》，頁 848，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47</sup> 《王奉常題跋·跋孫陽漢隸書千字文》，頁 913，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48</sup> 《王奉常題跋·跋文壽承隸書古詩十九首》，頁 915，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陽碑》。<sup>149</sup>

姜宸英亦云：

余晚年好此書，恨年高無及又未見谷口，問之其門人，曰先生自悔從《曹碑》入手，暮年規模《夏承》始盡其妙。<sup>150</sup>

即可見出明末出土的《曹全碑》在當時受到的重視。

楊賓所處的時代，對隸書的認識已超越前代，與楊賓同時期擅隸書者如鄭簠（1622-1693）、王時敏、朱彝尊（1629-1709）、萬經（1659-1741）等人就大力倡導，但所見漢碑仍非常有限，楊賓曾說：

近時學隸者，皆有風氣，如顧云美學《夏承碑》、則《夏碑》行；鄭谷口學《郭有道碑》，則《郭碑》行；今朱編脩竹垞學《曹景完》，而《曹碑》又行矣。<sup>151</sup>

而他所推崇的漢碑有《魯峻碑》、《夏承碑》、《孔宙碑》、《張遷碑》、《曹全碑》、《韓仁銘》，甚至連工匠所刻皆極其寶貴：

魯靈光殿磚刻漢長生未央瓦頭皆工匠書刻，而其妙若此，古人勝今人遠矣。<sup>152</sup>

由此可知，楊賓對漢隸的體認深宏。蓋學楷由唐而晉，大楷宜寫唐碑，小楷宜寫魏晉，學隸非秦、漢不可，以楷書成熟於唐，隸書鼎盛於漢，而魏晉小楷氣息最高，這雖是當今普遍的共識，而在三百多年前，隸書的學習尚在摸索階段，能有此見，可謂卓識。

#### (四)重視南北朝碑刻

清之前，南北朝碑刻書法長期受到忽視，以其時處亂世，失之雅馴。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說：

自胡夷亂華，典章文物掃地而盡，至於名字、書畫皆一出其私意而無復稽考，可謂亂世矣。<sup>153</sup>

<sup>149</sup> 《賴古堂集·卷二十二·題所作八分寒鴉歌後》，頁 832-8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sup>150</sup> 《湛園題跋·題鄭谷口摹古碑》，頁 965，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七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51</sup> 《鐵函齋書跋·卷五·曹全碑并陰》，頁 54。

<sup>152</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3。

<sup>153</sup>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卷第二十二·後魏鎮東將軍劉乾碑》，頁 375，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少數對北碑風格作了正面的評價的，如歐陽脩（1007-1072）說《後魏神龜造碑像記》「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sup>154</sup>《北齊常山義七級碑》「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sup>155</sup>《北齊石浮屠記》「時時字有完者，筆畫清婉可喜」；<sup>156</sup>《後周大像碑》「宇文氏之事跡無足采者，惟字畫不俗，亦有可取焉」。<sup>157</sup>歐陽修對北朝石刻書法的賞識，並未有系統的論述，只是偶而為之。

到了清初，朱彝尊、王澐(1668-1743)、何焯，等人對北碑也有論述，但尚未成規模。朱彝尊在跋《北起少林寺碑》時云：「文本正書，雜用大小篆八分，北朝碑多類此，書家嫌其乖劣，然以拙筆見古，與後代專逞姿媚者不同也。」<sup>158</sup>何焯《魏營州刺史崔敬邕志》云：「入目初醜拙，然不衫不履，儀態開闊，唐人終莫能及，未可概以北體少之矣。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為法度拘局，歐、虞即出，始有一定之繩尺而古韻微矣。」<sup>159</sup>

楊賓品評書法的標準在於古雅氣息，其一則是否具有六朝氣，因此對六朝的碑版墓志之類非常重視，曾說：「若《張猛龍》、《崔敬邕碑》則精拔粹美，妙不可言矣。」<sup>160</sup>特別對於《張猛龍碑》推崇倍至：

**曲阜孔廟《張猛龍碑》，筆意近王僧虔，而堅勁挺拔則過之。六朝正書碑版可得而見者，當以此碑為第一。**<sup>161</sup>

楊賓尊六朝碑版，尤其是北朝碑刻，這已突破前人儀軌，將這類一向為人們所忽視的書體放到很重要的位置，顯示出楊氏獨到的眼光和過人的膽量，可視為後來乾、嘉時期大力提倡學習魏碑的先行者，在書法史上有其特殊意義。

<sup>154</sup> 歐陽修《六一題跋·後魏神龜造碑像記》，頁 539，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55</sup> 歐陽修《六一題跋·北齊常山義七級碑》，頁 539，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56</sup> 歐陽修《六一題跋·北齊石浮屠記》，頁 540，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57</sup> 歐陽修《六一題跋·後周大像碑》，頁 540，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sup>158</sup> 朱彝尊《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頁 223，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 72 冊，上海：上海書店 1995。

<sup>159</sup> 何焯《義門題跋》，頁 4，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五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sup>160</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5。

<sup>161</sup> 《大瓢偶筆·卷一·論夏周秦漢三國六朝碑帖》，頁 745。

## 六、結論

楊賓在世，其書藝與書論已有聲名，可惜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其論與藝幾乎不顯，尤其是楊賓書法作品到今日已經難得，幸而書論大行。真如楊慰農在《校刊大瓢偶筆例言》所說：「大瓢自云，傳不傳在書，而不在其所書。今大瓢之書傳者寥寥，世多未見，而所書者乃為後學度出金針，則所傳轉不在書，而在所書矣。」<sup>162</sup>

楊賓的書學觀念並非是理論家有體系的理論，而是以「偶筆」即「隨筆」方式道出的，此外便是題跋短文，但其中卻許多具有超越時代的思想，這比起一些洋洋大觀的專著，更屬難得。

綜觀整個清代書法各體具備，上自甲金籀篆，兩漢草隸，下至南北兩派、唐宋諸家，各有精擅之士。然而在清初時期，書法主流是帖派，故書論家所云難以跳脫帖學傳統觀點，這包括各種學習方法，學習對象，等等問題。楊賓自幼至長飽受帖學薰染，涉及學書法則，所論主要也是帖學見解；但另一方面，楊賓的書學觀念最大的意義在於批評的態度，即是反教條的態度，當然不是指那種吹捧與指責的批評，而是指對現有價值有著獨立判斷和深刻理解，從而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楊賓的書學觀念，最重要的是以六朝為宗，他認為只有學唐溯晉，才能正本探源；不過同時因為他有豐富的金石學知識，主張學書必須注重學習漢碑，以篆、隸為本，接承已開始萌芽的篆、隸學習的門徑，提出執筆懸腕指實，以漢隸為宗，兼顧及六朝碑刻以及新材料的搜羅。雖然他所見仍少，眼光尚未開闊，在書法創作上也談不上什麼成就，卻對於當時的書學觀念注入了不一樣的見解，究竟有筆路藍縷之功，為後來乾嘉之際，碑學大興，作了先前的鋪路工作。

## 引用書目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台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影明萬曆五年吳郡王氏世經堂刻本。

王時敏《王奉常題跋》，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王羲之《書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

---

<sup>162</sup> 《楊大瓢偶筆》，頁 739。



- 1997。
- 石 濤《苦瓜和尚畫語錄》，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朱和羹《臨池心解》，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叢書集成續編，史部，第72冊，上海：上海書店，1995。
- 米 芾《海嶽名言》，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何 焯《義門題跋》，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五十二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 余紹宋《書畫書錄題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1932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本影印。
- 周亮工《賴古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清康熙十四年周在浚刻本。
- 林 蘊《撥鐙序》，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姜宸英《湛園題跋》，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七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姜澄清《中國書法思想史》，北京：河南美術出版社，1994。
- 姜 夔《續書譜》，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柯愈春〈《楊大瓢集》的湮沒與價值〉，《文獻季刊》，2004年4月第2期。
- 孫過庭《書譜》，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徐 珂《清稗類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 祝 嘉《書學史》，成都：成都古籍書店，1984。
- 翁振翼《論書近言》，收錄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 馬宗霍《書林藻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張懷瓘《文字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陳師道《後山詩話》，收錄於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陳繹曾《翰林要訣》，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陶宏景《與梁武帝論書啓》，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章太炎《小學略說》，收錄於崔爾平選編點校《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

笮重光《書筏》，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傅山《霜紅龕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馮武《書法正傳》，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九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馮班《鈍吟書要》，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下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黃庭堅《論書》，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楊守敬《學書邇言》，台北：華正書局，1984。

楊賓《大瓢偶筆》，據清道光丁未粵東糧道署刊本斷句排印，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楊賓《鐵函齋書跋》，叢書集成初編，據涉聞梓舊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

葉昌熾《語石》，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三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趙宦光《寒山帚談》，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四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趙 構《翰墨志》，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歐陽修《六一題跋》，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蔣 衡《拙存堂題跋》，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蔣 衡《書法論》，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蔣 驥《續書法論》，收錄於《中國書畫全書》第八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
- 蔡 邕《九勢》，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衛 鑠《筆陣圖》，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韓方明《授筆要說》，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叢文俊《叢文俊書法研究論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
- 豐 坊《書訣》，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收錄於《歷代書法論文選》(上冊)，台北：華正書局，1997。

## 鄉土文獻

### 郭茂松詩作手稿與詩學筆記概述

王嘉弘\*

#### 一、前言

郭茂松先生（1909~1992）為日治跨越戰後，臺灣傳統詩壇的重要作家。其詩作不論是在擊鉢或是閒詠部份，都有相當的數量傳世，堪稱臺灣戰後詩壇大家。林荆南<sup>1</sup>稱郭茂松為「五字長城之新主」<sup>2</sup>，對其五言詩作稱讚有加。筆者有幸能與郭茂松高足的劉清河<sup>3</sup>先生見面，跟其討教有關郭茂松所遺的文獻、詩作等，聽聞其口述郭茂松生平事蹟與逸韻，並展示其所藏郭茂松遺留詩作手稿數本與詩學筆記近百餘冊，與郭茂松所藏諸多書籍等，對於筆者撰寫此文助益極大，在此銘謝。筆者秉持為後來學者，保存臺灣傳統文學重要作家史料的態度，來介紹這批堪稱「國家級」詩作手稿、詩學文獻資料，以戒慎恐懼的心情來討論，不加妄論。凡如郭茂松未定名的遺稿，皆依劉清河定名，如近百本郭茂松手抄他人詩詞、佳句、駢字、韻字、剪貼報紙詩作等諸多小冊，若無定名者，均依劉清河定名為「詩學筆記」；若郭茂松詩作手稿已經由郭氏自己命名者，依郭茂松原名，如《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sup>4</sup>、《有斐樓擊鉢偶存稿》<sup>5</sup>若未命名者，依劉清河定名，如《有斐樓前稿》<sup>6</sup>、《有斐樓遺稿》（一）、（二）。另外單張以箋紙所寫的手寫詩作稿，則不另外命名。筆者希望此文，呈現出這批詩學史料的原貌與價值。

\*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南開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sup>1</sup> 林荆南，號望佛樓主，（1915~2003），彰化竹塘鄉人。畢業於東京海外高等實務學校，年少時受過私塾教育。曾任報社記者編輯主筆、縣農會專員、陸友食用菌公司監察人、《中國詩文之友》及《茶藝》總編輯、金生文教基金會董事、中華詩學研究所研究委員。林荆南生平參考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編《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聯吟作品選集》，彰化，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2006年，頁54。

<sup>2</sup> 林荆南〈《有斐樓偶存草》·林序〉，見郭茂松《有斐樓偶存草》，自印本，1969年1月。

<sup>3</sup> 劉清河，號笠雲生，現居臺中市，目前為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及常春藤高級中學詩學講師。編有《綠川漢詩創作集》、《綠川文藝》1~6篇、《綠川漢詩班十週年選集》及著有《笠雲居閒吟集》等。

<sup>4</sup> 以學習日文練習簿《讀方學習帳》內頁寫成。

<sup>5</sup> 見郭茂松有命名詩學筆記《郭茂松輯：韻玉附詩（一）139-206》內文。

<sup>6</sup> 以日記本《心園日記》內頁寫成。

## 二、郭茂松生平補述

相關記載郭茂松生平的資料，目前有黃哲永主編《龍文出版社·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四輯，其中所錄郭茂松《有斐樓偶存稿（附續稿）》中，前有〈編序〉介紹郭茂松生平：

郭茂松（約 1909~？）字子雲，號鶴庵，生於臺北新莊，髫年隨其尊翁移居新竹。日治時其尊義不帝秦，陳氏<sup>7</sup>事親至孝，謹尊父命，拒學日語；從師專攻漢文，寢饋經書，尤嗜韻律，稍長遊學於宿儒葉文樞秀才之門，盡得其衣鉢；少壯時期，已斐聲藝苑，為竹邑中堅矣。郭氏於光復後出任新竹縣議會主任、秘書，兼任聯合報、國語日報分社主任、記者等職，以其生花之椽筆，寫匡世之文章，咸推新聞界之錚錚者。郭氏晚年辭退一切本兼職，與長男移居臺中市，從此更能得閒與海內外詩友傳箋唱和，此外復於中市傳授詩學，即今中市文風鼎盛，先生出力獨多。郭氏著作付梓二次，首曰：《有斐樓偶存稿》，於 1980 年由其長子煥奎擔任校對。次曰：《八一壽辰唱和吟稿、有斐樓偶存續稿》於 1990 年，仍由其長子煥奎擔任校對。郭氏除善長擊鉢吟外，更耽閒詠，長年力學不輟，復以天資聰穎，故能鎔鑄唐宋諸家於一爐，於選辭運典，別具工夫，故均能穠纖得中、修短合度，所有作品均自心坎中流出，以富於性靈，純而不雜，見稱於時，堪稱後學之範本，我臺有數之大方家也。<sup>8</sup>

另外《彰化縣詩學研究會協會聯吟作品選集》已故會員部份有撰其生平簡述：「郭茂松，男，字子雲，號鶴庵（1913~？），原籍臺北縣新莊，自幼隨其父遷居新竹拜晉江葉文樞茂才為師，歷任新竹縣參議會秘書、國語日報、聯合報等主任及記者，曾受聘為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會委員、新生詩苑評選委員。著有《有斐樓偶存稿》行世云。」<sup>9</sup>這兩則郭茂松生平為目前筆者所見其生平概述的文字。對於上述兩則的生年，一為 1909 年、一為 1913 年，與均記卒年不詳的部份，據劉清河提供〈郭茂松訃文〉云：「顯考郭公諱茂松府君慟於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八月十四日（農曆七月十六

<sup>7</sup> 此處應為「郭氏」，疑〈編序〉謄打錯誤。

<sup>8</sup> 黃哲永主編《龍文出版社·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 4 輯：郭茂松《有斐樓偶存稿（附續稿）》，臺北，龍文出版社，2006 年。

<sup>9</sup> 郭茂松生平簡介，同註 1，頁 52。

日) 中午十二時五十分壽終正寢。距生於民前二年十一月廿一日享壽八十有三歲。」<sup>10</sup>因此郭茂松正確生卒年應為 1910 至 1992 年。此外其臺中住所據其名片所載為「臺灣省臺中市光復路 60 號之 8。」<sup>11</sup>並記其為華岡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委員<sup>12</sup>、中華民國傳統詩會理事、新生詩苑評選委員、臺中中社詩社會長等記於其名片職稱格上，又洪寶崑編選《臺灣擊鉢詩選》後錄「本書作者芳名錄」記其新竹住所為「新竹市下竹里南大路 109 號。」<sup>13</sup>等，可補正上述兩則生平不足之處。

郭茂松在其《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後有附自傳兩篇，比對其它郭茂松手稿，應為其自撰文字。兩篇內容大同小異，其一簡略、另一較詳，今錄其較詳篇如下：

郭茂松，字子雲，號鶴庵，臺灣新竹人也。幼穎悟，事親至孝。於日據時，恥學異族文言，幾罹於禍不屈。癖嗜吟詠，迺拜晉江葉文樞先生為師。本省光復後，歷任新竹縣議會議事組主任、聯合報新竹縣分社主任兼記者等職，並受竹社諸詞友舉為社長。嗣以身體不舒適，隨兒孫定居中市。間與市內各吟社儔侶輒相唱和。惟平日於歷朝各名家詩文無所不窺，喜樊川之高華、義山之精湛，頗有自得。故一發之於詩，飲譽騷壇。為李漁叔、吳萬谷、張作梅諸老所推許。著有《有斐樓偶存稿》多種云。<sup>14</sup>

此篇自傳自述個人生平言簡意賅，又對其詩學養成教育，說明是從歷朝各大家著手，特別是杜樊川（牧）、李義山（商隱）等晚唐大家的偏好，並言戰後詩壇大老李漁叔、吳萬谷、張作梅等人特別稱許其詩等，對於後來研究郭茂松詩學淵源與詩友交誼情況，特別有其價值。

另外據筆者與劉清河先生訪談，又得其口述郭茂松遺韻數則，特錄於此：1. 郭茂松年輕時，跟其父親郭中和從事竹篾編織工作，曾邊工作邊唸

<sup>10</sup> 見劉清河提供〈郭茂松訃文〉。

<sup>11</sup> 見劉清河提供〈郭茂松名片〉。

<sup>12</sup> 查對吳中先生提供《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暨中華詩學雜誌社同仁通訊錄》一書，卻無登錄郭茂松姓名，是否為書籍漏印或是其它原因，則有待再查閱相關資料。《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暨中華詩學雜誌社同仁通訊錄》，臺北，中華詩學雜誌社，1998 年 10 月。

<sup>13</sup> 見洪寶崑編選《臺灣擊鉢詩選》，彰化，詩文之友社，1964 年 2 月，頁 380。

<sup>14</sup> 見郭茂松自撰〈郭茂松自傳〉。

書，導致工作進度落後，後被其父知曉後，訓斥他不應該一心二用。後來郭茂松便於白天製作竹編，晚上讀書，讀書的時間長達三支蚊香<sup>15</sup>點燃的時間。後其同師事於葉文樞門下的師兄蕭獻三見郭茂松常於詩會奪獎，常要與郭茂松一較高下。最初，郭茂松不與蕭獻三爭高下，私下用功；三年後，郭自學詩有成，便邀蕭較量詩藝，蕭自知不敵，自此不再輕視郭茂松。

2.郭茂松事母至孝。郭母喜歡看歌仔戲，每當新竹城隍廟有演戲酬神時，郭茂松會帶母親前往觀戲，等到戲落幕時，再親自帶母親回家。後郭茂松與其長子煥奎遷居臺中，三餐本由煥奎妻吳玉真張羅，每當郭茂松母親來住在臺中郭茂松家時，郭茂松妻子林綢女士便親自下廚料理，可見郭茂松與其夫人事奉郭母之用心。

3.郭茂松年輕時，曾有人告訴他，學中醫比較賺錢，何必學詩。郭茂松以作詩能留名後世，學醫則僅能賺錢，不能留名，以答其詰問。

4.郭茂松曾於任職筆政時期，與客人前往酒家應酬，有酒女傾慕其文才，硬是要跟郭茂松在一起。郭茂松言其有家室，酒女不信，不放郭茂松回家，還請其妻林綢來帶郭茂松，酒女才肯罷手。

5.劉清河師事郭茂松時，郭茂松曾告訴劉清河，學詩要從晚唐杜牧、李商隱兩家入手，再進而學杜甫，此為其詩學養成教育的原則。上述幾則郭茂松遺韻，據 2008 年 11 月 13 日晚，於劉清河宅中，筆者訪談劉清河先生，據其口述以記。

郭茂松藏書，目前大部份存於臺中市萬和宮萬和大樓五樓圖書室。郭茂松逝世後，其藏書本由其長子郭煥奎先贈送南屯文昌公廟的聘三圖書館，後因為文昌公廟擴建而轉到萬和宮萬和大樓圖書室。但廟方人員要求僅保存較完整的書，至於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與一些保存狀況較差的書籍則藏於劉清河宅中。

目前郭茂松相關詩作，散見於《詩報》、《瀛州詩集》、《風月》、《南方》、《臺灣詩海》、《臺灣擊鉢詩選》、《詩文之友》、《臺灣新生報》、《聯合報》等諸多日治與戰後的刊物之上，數量相當多。郭茂松編輯的著作有光文書局出版的《增廣姓氏考》（1975 年）、《增廣詩句題解匯編》（1975 年）、《分類串類四性對科》（1976 年），與宜蘭縣民政局文獻課出版《宜蘭縣設縣三十週年全國詩人大會專輯》（1981 年）等。郭茂松替邱坤土《靜廬吟草》作序，而其於《臺灣新生報》、《聯合報》主筆政期間，部份時事評論也由

<sup>15</sup> 以前早期蚊香的長度相當長，與現在不同。

他主筆，從此推測，郭茂松散文、議論文、政論文等，應也是一批龐大的資料，所以對於郭茂松全集的蒐集工作，目前可以說是剛剛起步的階段。以上為郭茂松所遺留文獻保存概況。

### 三、目前所見郭茂松所遺「詩作手稿」、「詩學筆記」等相關文獻說明

目前劉清河宅中所藏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部份，據筆者調查，「詩作手稿」共發現有 5 本，分別為《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有斐樓擊鉢偶存稿》、《有斐樓前稿》、《有斐樓遺稿》(一)、(二) 共 5 本。另有單張詩稿約 45 張左右。此 5 本郭茂松手稿與單張詩稿，恰好能增補郭茂松出版過的《有斐樓偶存稿》、《八一壽辰唱和吟稿、有斐樓偶存續稿》兩本著作中，對於其未收的詩作增補。另外近百本由郭茂松手抄、剪貼他人詩作、相關詩詞韻語等「詩學筆記」，可以觀察郭茂松對於寫詩所下的工夫與苦心，對於傳統詩人詩學養成教育的研究，相當具有研究價值。以下簡介這兩類文獻的大概內容與狀況：

#### 1. 詩作手稿類

##### (1) 《有斐樓遺稿》(一)

郭茂松並未命名此手稿，是由劉清河定名。此詩作手稿後有抄錄古人如沈詮期、王維等作品數頁，此外有大量的詩作剪報。全文詩作以硬筆字寫成，以記事本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 (2) 《有斐樓遺稿》(二)

此手稿，亦是由劉清河定名。此詩稿內收有〈孔子廟建廟八十年誌盛〉、〈建國八十年〉、〈國慶大典〉、〈五言〉數首等諸多作品。全文詩作以硬筆字寫成，以記事本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 (3) 《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

此手稿由郭茂松親自定名。前有〈自序〉云：「憶余在商場手藝之間，勞勞碌碌。偶偷閒之際，必有吟咏，不及草稿，率筆而成。每有再改更之字，難以清書。遂至滿冊花花，甚為遺憾。因念前稿之失落繁多，故有所吟，此後必遂寫入，非敢比諸大方乎！」<sup>16</sup>另外文末有郭茂松自著〈自傳〉兩篇。內夾有日本詩友服部靖<sup>17</sup>與郭茂松往來詩箋兩篇與其所寄信封一

<sup>16</sup> 見郭茂松《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

<sup>17</sup> 服部靖，字承風，日本愛知縣人，中國古典詩同好會長兼主編、中華詩苑日本支社長，與郭茂松有詩作酬唱往來。



篇、服部靖名片一張。全文以毛筆書寫，以日文寫字練習簿「讀方學習帳」為稿紙。

#### (4)《有斐樓前稿》

郭茂松並未命名此手稿，由劉清河定名。冊中有「月下吟」詩稿一張，以聯合報社便箋寫成。此詩稿內收有〈讀報有感於年來禍頻仍賦此寄意〉、〈臺中公園即事〉、〈己酉元旦〉、〈夢中吟〉數首等諸多作品。另外內文中有一頁記到「墩西吟草（五八年五月廿三日舊四~初八日）」，是否為本手稿原名，因為內頁散落，且多有錯置，不敢定論。全文以毛筆與硬筆字書寫，以日記本「心園日記」為稿紙。

#### (5)《有斐樓擊鉢偶存稿》

此手稿由郭茂松親自定名。見於其所輯《韻玉附詩（一）139-206》筆記中，共31頁。此詩稿以收郭茂松擊鉢詩為主，如〈早春〉、〈憶鄭成功〉、〈詩人節〉、〈西施〉等諸多擊鉢作品。全文詩作以硬筆字寫成，以記事本為稿紙，書封面以黃色牛皮紙加封。

### 2.詩學筆記類

郭茂松「詩學筆記」目前就劉清河所藏，約略有近百本左右。這些「詩學筆記」應是郭茂松窮其畢生心血，努力蒐集、抄寫而彙集成的個人創作詩作時，用於參考的筆記。其內容有些是謄錄清以前傳統詩人的作品，有些是大量的剪報、有些是依據各類門來加以摘句、或是分類自己的詩作等。這些「詩學筆記」大小厚薄不一，有些以類似電話簿的小冊子騰寫、有些則是以較大的筆記本書寫。大多「詩學筆記」前都有以紅色的日曆用材質紙張來作目錄頁，若有些需要增補的部份，則以白色日曆用材質紙張書寫並貼於需增補處。這些「詩學筆記」有些保存狀況欠佳，且字跡已經模糊，有些甚至有脫頁現象產生。據劉清河回憶，這些「詩學筆記」有某幾本是郭茂松偏愛隨身攜帶，經常放在口袋中帶至詩會使用，可見這些「詩學筆記」，數量雖多，但有部份是郭茂松所偏好並且常用的。

#### 四、郭茂松「詩學筆記」分類方式、採錄內容初探

「類書」為古代流傳下來彙編各種材料供人查檢使用的工具書，其收集內容之於傳統詩人，可以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知識寶庫。「類書」把古書中的材料分門別類地加以輯錄，包括歷史事蹟、人物傳記、名物制度、詩賦文章、成語典故、駢詞儷語、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飛禽走獸、

草木蟲魚等各種方面，可說森羅萬象。就其收羅資料廣泛這一點來說，略等同於現代的百科全書。歷代類書編排方式不盡一致，但可略分為二類：一種是「按類分編」、一種是「按韻編排」。<sup>18</sup>按類的如《古今圖書集成》是目前漢籍類書中最大的一部類書，按韻的如《永樂大典》便是此類的代表。而傳統類書將詩文打散按類分編的如《藝文類聚》、《淵鑑類函》等，亦有專門收集文章中的駢詞儷語者，供作詩填詞撰文時採摘，如《佩文韻府》、《駢字類編》等。另外明朝楊慎，採摘漢、魏以後詩雋句及賦頌之類，分韻編錄《哲匠金桴》更是私人選摘歷代詩句的代表性類書之一。

郭茂松所藏歷代類書相當豐富，如《駢字類編》<sup>19</sup>、《佩文韻府》、《宋稗類鈔》<sup>20</sup>等，另外相關詩詞或是其他相關典故、文史的類書亦相當豐富，在此不再贅述。由此可見郭茂松自己所自編「詩學筆記」應與其所藏相關類書的分類法有關聯。本段筆者就目前近百本的郭氏「詩學筆記」選出其中數本，來討論其分類情況，希冀能得郭茂松用心於詩學的痕跡與其分類摘採他人詩句的模式：

### 1.分類法則

郭茂松大部份「詩學筆記」是採用類似《詩學含英》依分類目的方式編排，如依照天文、歲時、地輿、文學、武功、兵器、喜慶、形體、人事、閨閣、交際、技術、宮廟、飲食（附穀蔬）、珠玉、衣服、器用、音樂（附園圃）、游眺、新節序、花果、草木、禽獸、魚蟲、新器用、一般（附政治）、玩具等諸多類目。郭茂松分類方式大多承習前人分類方式，但有些創新的部份，如「新節序」一項內細分為開國紀念、司法、藥師、農民節、自由日、情人、戲節、兵役、植樹、文藝、總統就職、雙十、光復等諸多戰後的新設紀念節日，郭茂松亦依傳統分類法加以新設項目以分類來摘句。郭茂松分門別類後，以手寫的方式標其頁碼，便於查詢。除手抄自己或他人佳作，或是剪貼時人刊登在報紙上的詩作等，亦或抄錄古代名人佳作依類分別鈔錄。如其中一本「詩學筆記」的閨閣類，自由女條，郭茂松

<sup>18</sup> 此兩種類書分類方式，參考朱天俊、陳宏天《文史工具書手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11月，頁294-295。

<sup>19</sup> 劉清河宅中所藏郭茂松所購《駢字類編》為學生書局重印本，1963年。

<sup>20</sup> 劉清河宅中所藏郭茂松所購《佩文韻府》、《宋稗類鈔》為廣文書局重印本，重刊時間不詳。

便附詩「非關女界喜招搖，屈死人權匪一朝。今日雌風漸回熱，亦因世態亦時潮。」於條下，其它如踏歌娘、新嫁娘、老嫗解詩、挫角媒婆等諸條亦是如此。

另外除了附詩於條例之外，亦有摘句模式。如其中有命名的「詩學筆記」《韻玉附詩》(一)有摘句，依登覽、朝省、懷古、風土、昇平、宦情、風懷、宴集、老壽、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節序……等共 50 類。如登覽類摘句五言「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新白雲隈 廢興懷霸業，融結想天機。」下又分「五言絕句」、「七言」、「七言絕句」、「登樓」、「登快閣」等。其它諸條亦是如此。郭茂松「詩學筆記」其中有其選《清近體千首詩選：郭茂松選於花壇客次》一冊，其分類方式採用韻部分類，依東、冬、江、支、微、魚、虞等共 31 個韻字分次選詩。每一韻字下羅列各選詩所在頁碼，如支韻下標明：4、5、6、21、26 等頁，查詢頁碼得知選汪琬、崔華、葉永年、金漸皋等清人詩，皆依支韻選詩。

郭茂松「詩學筆記」其中更有依字來繫詞的模式選詩摘句，如「不」字下繫聯「不如」、「不似」、「不及」、「不道」、「不看」、「不管」、「不用」；「那」字下繫聯「那人」、「那知」、「那邊」等諸多分類。以「那」字為例，選了佚名、方蒙章〈訪友〉、舒位〈西邨〉三首詩，其中佚名〈訪友〉有句「前年曾宿那人家」、方蒙章〈訪友〉有句「那知花裏是君家」、舒位〈西邨〉有句「桂在西邨之那邊」等，可證郭茂松此種分類是依詩句中的使用詞彙來分類。上述幾類是筆者目前查閱郭茂松相關「詩學筆記」後，大略見到的四種模式。

## 2.採錄對象

郭茂松大部份「詩學筆記」所採錄的對象，除了其本身的詩作之外，另外也採錄了古人與時人的詩作。古人作品大都以手抄為主，博採諸家，彙編於郭氏「詩學筆記」中，形成其詩作的主要養料。如其自選《清近體千首詩選：郭茂松選於花壇客次》，便依清人詩作，按韻索驥。如趙賓〈贈梅峰候調旋里〉、汪琬〈贈寄吳門故人〉、毛奇齡〈錢塘逢故人〉等近千首詩作，依據詩題、詩文內容、作者逐次手抄，這本選集可以粗略窺見郭茂松對清詩的接受情況。另外「依字來繫詞的模式選詩摘句」本的「詩學筆記」，則博採唐、宋、金、元、明、清諸家的作品，不限那個時期。如「誰」字選唐代白居易〈戲答〉、元代馬熙〈開窓看雨〉、明代李攀龍〈於郡城送

明卿之江西)、清代沈名孫〈去京師〉等 14 家歷代詩人作品。由上述可見，郭茂松用功於詩學的程度並非常人所能想像，這些歷代詩從其編抄的過程與編排的工夫來看，是有經過其有意識的消化與吸收，才能編成這些摘句筆記或詩選。

郭茂松對於時人作品，亦是下了相當苦心蒐集剪貼或是抄寫。如其依據類別所編排的詩作，能常見郭茂松剪貼報紙上的詩作附在該類目中，作為之後寫類似詩題時的參考。如有抄「烈士血」條，先寫其個人作品，在剪報附在此條，如周定山（左一右避、左二右避）、朱啓南（右一左避）、蔡茂林（右二左三）、許志呈（右三左十四）、王芳壤（左四右六）、王景瑞（右四左十）等七首，由上述刊登方式來看，應為當時青年節擊鉢詩題，某詩會比賽結果，刊於報紙之上。另外其剪貼報紙亦有依時事和詩來選，如「總統蔣公就任喜賦」剪報上有易敬翁、舒曼霞、李猷、張達修、吳天聲等人七律詩作 5 首。

特別所選詩作與其個人評語也有相關剪報，如詩題「天籟吟社暖寒會」有選莊幼岳、曾了翁、傅秋鏞、羅尙、張友騫、陳福助、黃錠明、吳漫沙等人的作品。如其評傅秋鏞「興豪掃雪洛陽年，郁郁斯文藻眼前。暖透芸窗樽酒前，寒消海國主賓筵。引吭高唱梁塵落，極目空間玉鏡懸。清脆瓶笙發天籟。新詞一闕倩誰填。」一詩，「鶴庵曰：『秋鏞詩格有變，進一大步，此詩即為一例。』」又評莊幼岳「雅會承邀作煖寒，叨陪吟侶共杯盤。都門迓臘天初冷，江閣題詩歲又闌。室燠已非憑獸炭，冬烘寧用戴貂冠。林侯肯讓王元寶，酒炙延賓竟夕歡。」為「鶴庵曰：『五六兩句，極合時代傑作。』」又如詩題「送梅魂女士赴菲參加祭祖」有選林荆南、傅秋鏞、傅紫真、曾了翁、吳統禹等諸作，其中評傅紫真「延陵自古出名家，岷埠敦親馭漢槎。故藉白描新粉本，異邦一點盡梅花。」為「鶴庵曰：『梅魂擅繪梅花，故有此詩。』」又評曾了翁「此日凌風去，他時載月歸。了知詩滿篋，一一出心扉。」為「鶴庵曰：『歸來滿詩篋，梅魂風雅可想見矣。』」等，另外亦有見他人評語詩選，如「天涯若比鄰」等後有「銘仙評語」，「田寮苗圃冬集作」等後有「胡輦評語」等。其它諸多類似剪報，在此不再贅述。

由上述可知，郭茂松除了參考唐宋以降的作詩名家，對於時人的作品也頗為用心。古人作品多用手抄來謄寫，而今人作品則剪貼或抄寫在各類

門之中。郭茂松所抄古人詩作推測其資料來源，應是他所購買諸多歷代詩選、詩集中，經過郭茂松有意識的篩選過，集結成自己隨身攜帶的參考本。而時人作品則以報刊所刊登的作品，如擊鉢詩選、閒詠詩選或是依主題徵詩的作品等。因此可以推知，郭茂松詩學是「海納百川」的模式，不拘泥於某家某派，只要是好詩，都是他所參考的對象。

### 五、郭茂松「詩作手稿」、「詩學筆記」的價值

郭茂松的詩學涵養可以說是自學所成，從這些「詩作手稿」、「詩學筆記」來看他的詩學造詣，恐怕非能三言兩語所能論盡。倘若僅就目前所存這批珍貴臺灣詩學史料的文獻價值來看的話，筆者可以歸納出四點價值：

#### 1. 可見傳統詩人學詩的用心程度

郭茂松「詩學筆記」，可以提供後來學者研究臺灣傳統詩人，其詩學教育養成的脈絡與資料，對於詩人的詩作風格、韻語用典、詩文見解等，都起了示範性的作用。由郭茂松好輯錄那些作家、文人的作品，後來學者亦可由此來追溯郭氏詩學的形成脈絡與概況。如郭茂松輯錄千餘首清詩，或是依據單字延伸詞彙的模式來摘句等，這些「詩學筆記」都需要長時間的浸淫在詩學的領域中，花大量的時間、精力去完成這些筆記。郭茂松不僅好作詩、好記詩、更好藏詩。這些筆記也能為有力的佐證。

#### 2. 將傳統詩人所珍藏的秘本公開

每個詩人在作詩時，都會有他參考的資料。這些資料來源有些來自於所藏的書籍，但有些是將別人的詩與所喜好的詩輯錄在一起。這些「公開的秘密」可說是每個詩人彼此都知道的情況。然而，郭茂松卻完整地留下這批資料，不將其銷毀，更是難能可貴。對於詩人而言，這批資料可能是他不願意公開或被人知道的東西，因為人人得知他所依循的資料，都可能學習、效法他所參考的資料，甚至質疑其詩是否有如江西詩派以「奪胎換骨」的方式，來完成自己的作品，或是抄襲古人作品等諸多質疑。但對學者而言，這正是可以論證臺灣傳統詩學的延續，除了個人師承之外，自學與效法他人更是重要詩學養成的模式之一。

#### 3. 眾多剪報可增補臺灣戰後詩壇文學史的資料

郭茂松「詩學筆記」，可以增補相當多戰後詩壇上的擊鉢活動的概況與當時有那些詩人的活躍等重要資料。除了課題、名次、投稿人姓名、唱和情況等，甚至對於詩作評語等，都有保存。也可見從日治到戰後，運用

報紙來作為詩壇活動的模式，在郭茂松的時代，相當活躍。這些剪報的來源相當複雜，郭茂松可能剪取《臺灣新生報》「新生詩苑」或是《聯合報》等其它諸多報刊上的刊詩等，這些資料都可供後來學者研究戰後詩壇上刊詩與詩的傳播情況的研究題材。

另外郭茂松也剪輯自己刊登在報刊上的詩作，與其任詞宗時所選的詩與評語等，如他稱他在報刊上所刊的詩為「有斐樓近草」、「有斐樓吟草」等，對於郭茂松詩作研究，這些剪報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資料。

#### 4.對於郭茂松個人詩作草稿的研究極富意義

郭茂松「詩作手稿」提供了其如何推敲詩作用字的痕跡，這些「詩作手稿」經郭茂松個人塗改、潤色的痕跡，都相當完整地保留在其手稿中，如其〈禪詩〉原稿有句「讀餘般若了塵緣，慾壑而今幾個填」，就修改成「讀餘般若了塵緣，慾壑而今喜盡填」。又〈病起口占〉，原稿作「平日事紛然，常言閒坐好。幽居六十天，頓覺增煩惱。」改為「平日事紛紜，常言閒坐好。無聊病榻中，頓覺增煩惱。」此為更改一句之例。又如〈山歌〉原作「疊嶂芳春盡，林前踏落花。山歌聞不覺，處處摘新茶。」更為「流水環花境，茅亭統夕靄。山歌聞不覺，處處摘新茶。」此為更改兩句之例。此類改稿，是否與其心境改變，或是因為用韻的問題才修改，則不得而知。然而這些例子，在郭茂松「詩作手稿」處處可見，亦可見郭茂松作詩時，字字推敲之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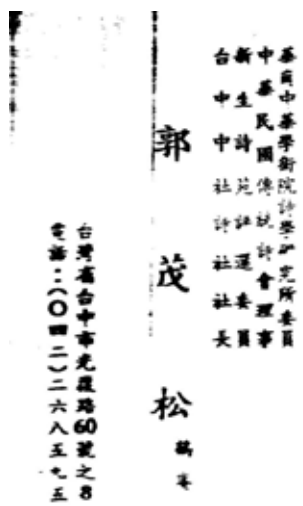
#### 六、結語

綜合上述討論，可以得知，郭茂松作為戰後臺灣詩壇代表人物，應不是過譽之詞。從他詩作的評價與學詩的用功等兩點，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環環相扣，因為郭茂松學詩用心，才造就其詩學成就。沒有一個詩人是能天生不用功，就能寫出極富內涵的作品的。郭茂松的這批資料，或許可以提供在研究詩人的詩作美學或是歷史成就時，另一個反向的思考，即詩人的對詩學用心與用功於詩學的痕跡。對於傳統詩人的養成教育，除了童蒙教育，如私塾教材《三字經》、《幼學瓊林》等諸多書籍外，另一個可以開發的課題。即為詩人自身的詩學養成教育的研究。相信以郭茂松作為範例，進而討論其它臺灣諸多詩作大家的自身詩學培養過程，定能對臺灣傳統詩學的研究有一定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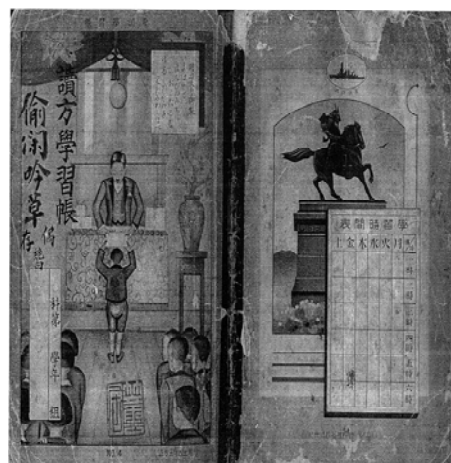
另外是藉由這批珍貴資料的發現，對於郭茂松全集未來的開展，可以

說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工作。對於戰後臺灣代表性作家，目前正是要極力搶救其詩作手稿與類似郭茂松的詩作筆記的重要階段，倘若詩界或學界不積極保存，日後學者要想從事相關戰後詩壇的研究，恐怕只能感懷發嘆了。（本文於 97 年 12 月 21 日在彰化詩學會舉辦的「大彰化漢詩研討會」宣讀）

附錄



【圖 1：郭茂松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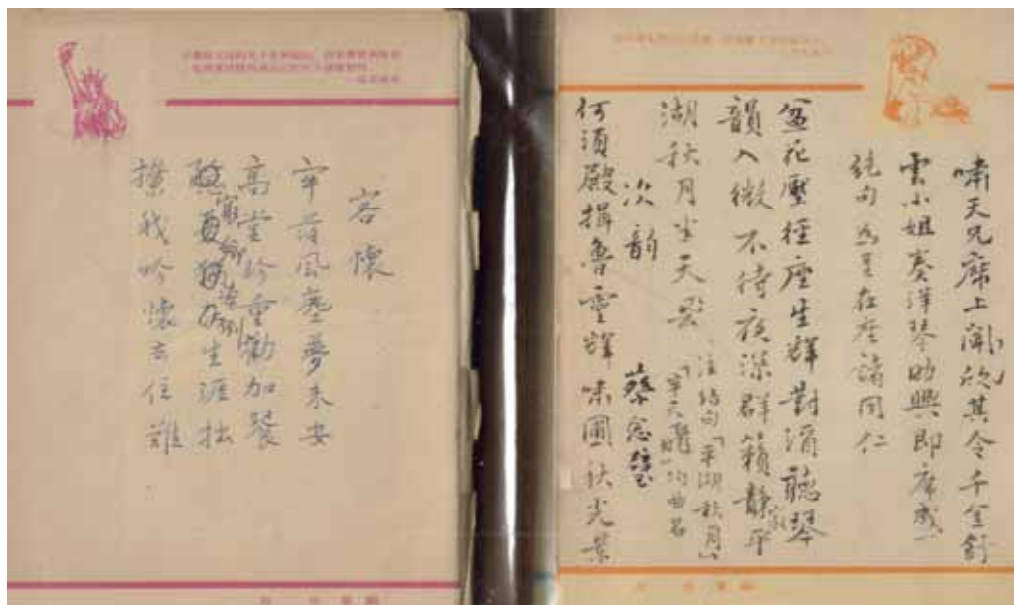
【圖 2：《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封面】



【圖 3：《偷閑吟草偶存稿絕句》序文與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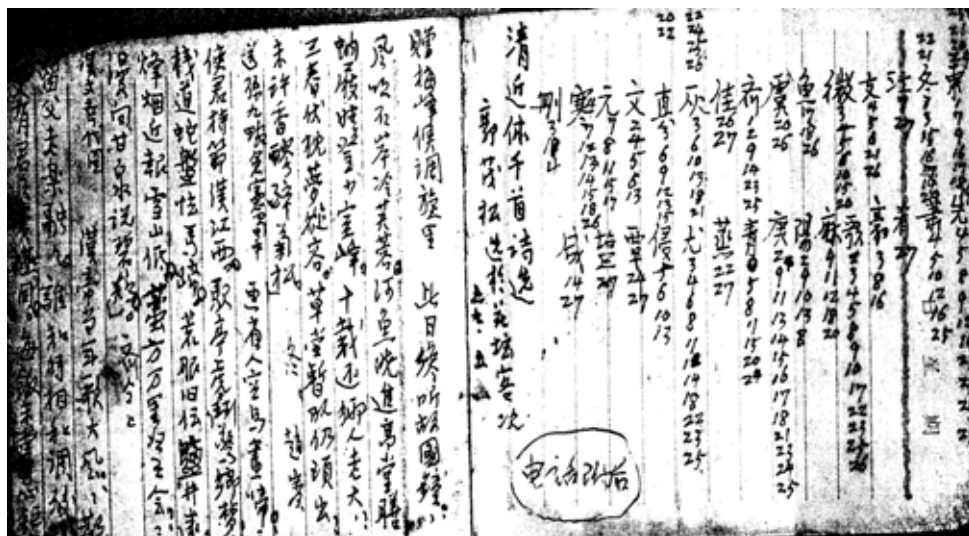


【圖 4：服部承風與郭茂松往來詩文信箋】



【圖 5：郭茂松「心園日記」本的詩作手稿內頁例舉】





【圖 6：郭茂松「詩學筆記」輯清近體千首詩選首頁】



【圖 7：郭茂松「詩學筆記」依字詞摘句本舉例】